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再登故云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

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杜臆英雄餘事業謂此世界英雄盡

有事業可為惜以衰邁久混風塵耳亦因形勝而作此語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

兵戈猶擁蜀。賦斂強一作輸秦亂賦斂京師。經吐蕃故

也。不是煩形勝。深慙一作畏損神。

盧世澹曰首章起四句見天地之心知雨暘之性窮新舊之變領山水之神俱能朗朗寫出余謂登高而

開道眼者此也

仇兆鰲曰首章咏白帝城上四句景下八感懷雨意含春所謂變態一

酒登眺忽見前山一京者不覺觸目生悲因歎云我非厭煩此間形勝特以愁來之故怕損神而却步耳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賦宛轉。棟宇客徘徊。與

勝覽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州城內漢末公孫述自稱白帝勇略今何在。當年亦

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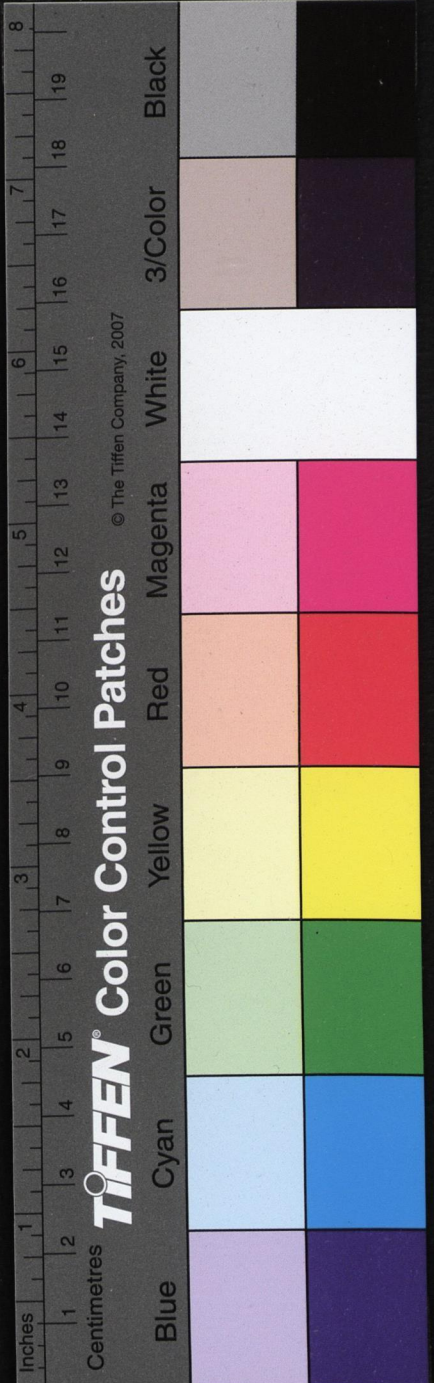
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杜臆病無力何足為慙亦對勇壯而云然耳

仇兆鰲曰次章咏白帝廟上八廟中弔古下四撫景自傷公於先主武侯說得英雄雄赫奕千載如生此云

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嘆其隨處而俱在也

陪諸公上白帝城頭樓。黃作寡越公堂之作。原注

揚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堵蔓草茅柱

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瓦云此咏越公堂景落構屋簷類落垂雲雨言其高蔓草茅言

其荒蜂溜蜜春氣融坐接春孟氣心傷豔藥梢英靈如

過隙冥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地天地間若

白駒之過隙古樂府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况云下

歌飲生消未拋不能含夔州而東下也

###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

此種少陵獨步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對日一作斷石弱水東

影隨長流下州記扶桑在若海中樹長數千里一千餘

拂於扶桑禹貢弱水既西淮南子弱水自窮石注窮石

在張掖北其水弱不能出月曹植詩東觀扶桑耀西歸

可接弱水東來與木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同義杖藜

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王嗣爽曰此詩真作驚人語是緣憂世之心發之以

自消其壘塊歎世二字為一章之綱泣血道空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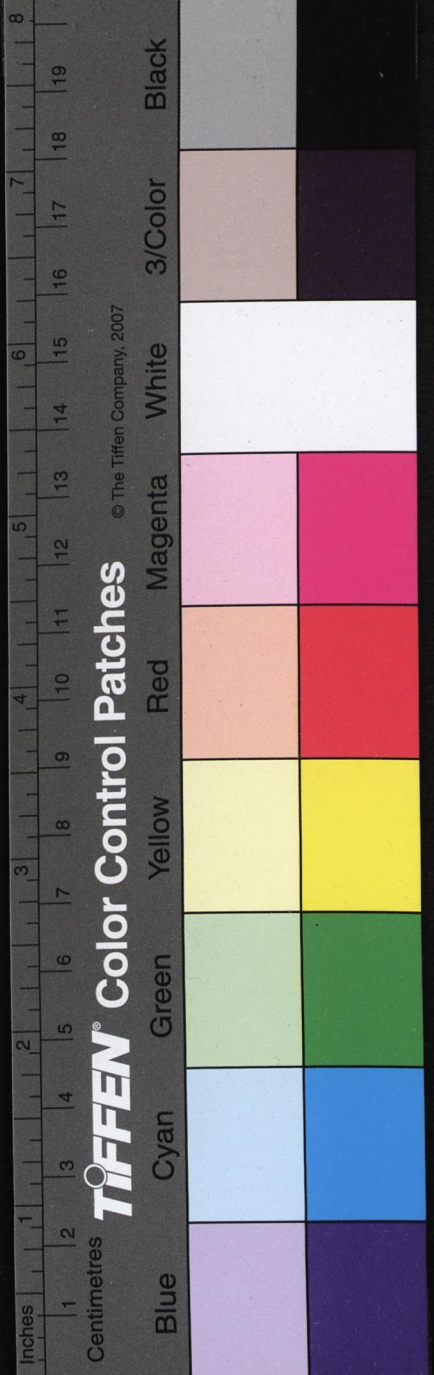
歎世以透空寫高樓落想尤奇

韓廷延曰雲霧峽山水盤拳有似龍虎之狀日抱

清江難石波蕩恍如鼉鼉之遊與江光隱見鼉鼉窟

石勢參差鳥鵲橋同一句法皆登高臨深極形容疑





悲壯之響若以本集校之花近高樓正聲第一城尖  
徑仄變聲第一  
仇兆鰲曰首寫樓高次聯近景三聯遠景皆獨立所  
見者末乃感慨當世尖城角也旌旆亦愁言其高  
而且險也

武侯廟 張震武侯祠堂記唐夔州  
治白帝武侯廟在西郊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蜀志亮  
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  
號曰隆中荆州圖副云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許  
葛亮宅是漢昭烈三顧處一曰南陽是襄陽虛名非南  
陽郡也

朱鶴齡曰此詩後二語人無不為武侯為昭烈驅馳  
未見其忠惟以後主昏庸而一痺出師不復有歸臥

南陽之意此則雲霄萬古者耳曰猶聞者空山精爽  
如或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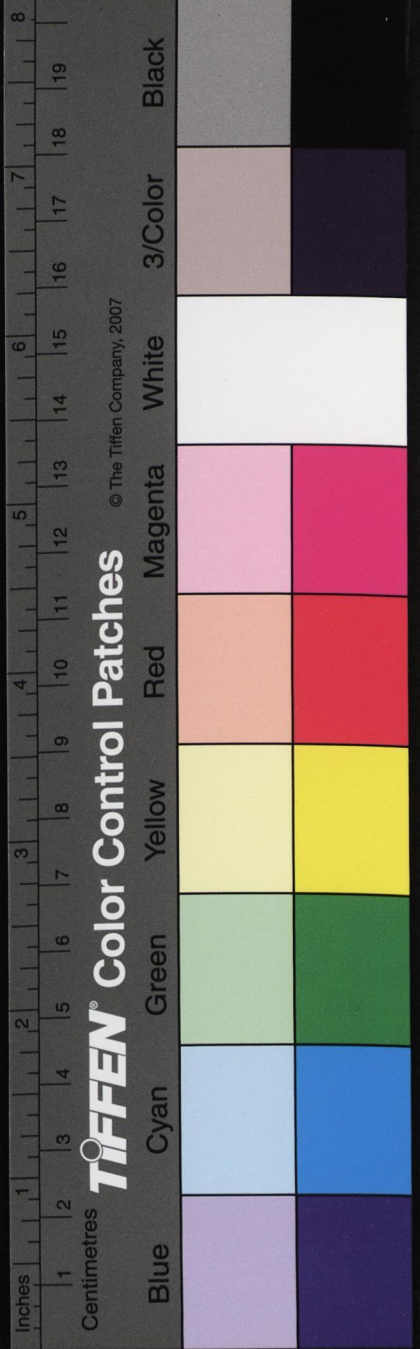
八陣圖 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荆  
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濟下平積上

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十圍  
歷然素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  
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入散亂及為  
夏水所沒冬時水退復依然如故成都圖經武  
侯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  
牟鎮者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夔盤市者二  
百五十有六  
下營陣法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朱吞吳

江流石不轉此陣圖之垂名千載者所恨  
吞吳大計以致三分功業中遭跌挫耳  
查慎行曰意足抵人一篇文字





謁先主廟 方輿勝覽先主廟在奉節縣東六里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俾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起四句從屯卦象詞來四句一氣團結筆力過人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

耕心未已歐於口切血事酸辛蜀志亮與司馬宣王對

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

堵軍無私焉魏志亮禪盡勢窮憂志嘔血一夕燒營遁

走入谷道發病卒裴松之曰亮在渭濱饑人躡跡勝負

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孔明亡而自誇大也查

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注錦江劍閣蜀地也通

於晉仇云首敘先主始末當時創業未半委之武侯及

武侯既沒而漢祚遂絕矣各有孫曹角立也力俾謂

三國鼎峙志屈謂征吳未遂使老臣以復漢即先主臨

終身所謂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也雜耕渭水固

血軍中此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廟言之

已者矣霸氣二句言天命去而美祚終 舊俗存祠廟

空山立絕本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

月苔移玉座春閣闌兒女換歌舞歲時新杜鵑清溪之

出故云竹送玉座之苔與春色頗呈故云苔移黃一兒

女即歌舞者仇云此寫廟中景事交鳥道廟之高半龍

鱗木之古竹送二句見歲時屢度闌闌二句絕域歸川

見廟祀常存立謂立設神像玉座神床也 絕域歸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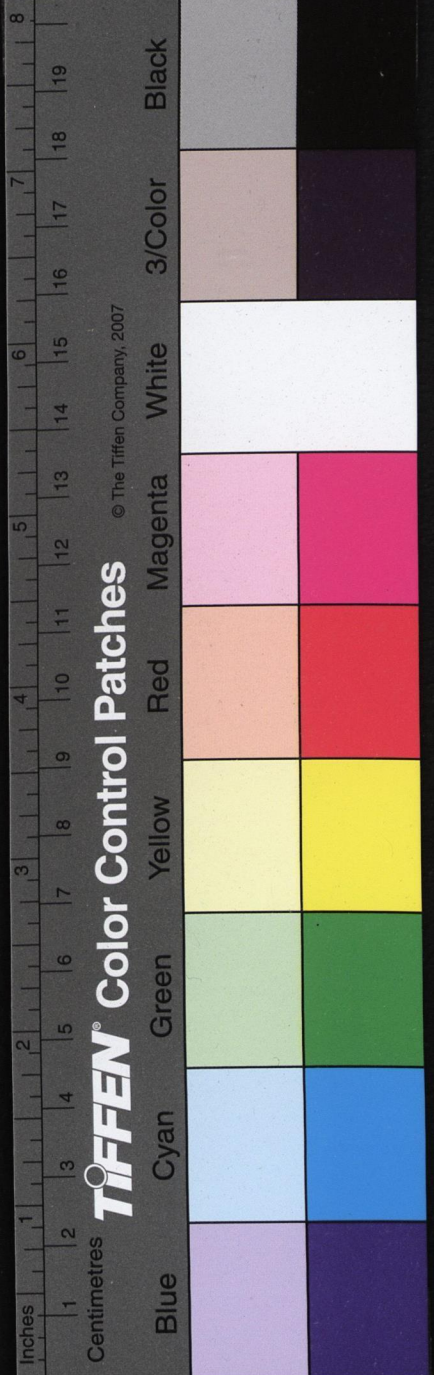
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荆作與關

張並功臨耿鄧親應一作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隣耿鄧

鄧禹也宋鶴齡云孰與二句申言諸葛之功可執關張

而追耿鄧也應天二句言非先主應天之才不能得士





杜詩集說 卷之十二

如諸葛有魚水之契也風塵搖落中感懷遲暮堪帷幄

飄零且釣緡與孔明意同廟結意同周注非向來憂國淚寂寞灑

衣巾周甸云當此風塵搖落中孰與關張並列而功伴

今年齒遲暮豈堪更參帷幄祇作潘溪釣叟已耳但憂

國念深不禁淚洒衣巾也孰與四句屬公自敘語公當

流落風塵之中而追懷應天得士之遇故有此言耳狂

隨後八句一是有言有君則有臣一是有數有臣而無君此

思古傷今之語孰與一句公不以將才自居

而欲為中興名佐仇云此謁廟而有感也

仇兆鰲曰善作詩者必構全局全局既定則議論得

展而意義層出矣此篇若無起段之激昂悲壯則開

端少力量若無後段之感慨淋漓則收結少精神能

以弔古之情寫用世之志足令千年上下英雄墮淚

烈士撫膺不獨記敘廟貌處見其古色斑斕哀音悽

愴也

邵長蘅曰全首渾非是大家數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承

注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二巴記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夔道北接漢中南臨嘉州君臣

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羽戴歸先主并吞更出踏蟲蛇穿

畫屋屋一作壁巫覡研歷切醉杜臆蛛絲國語在男曰欸憶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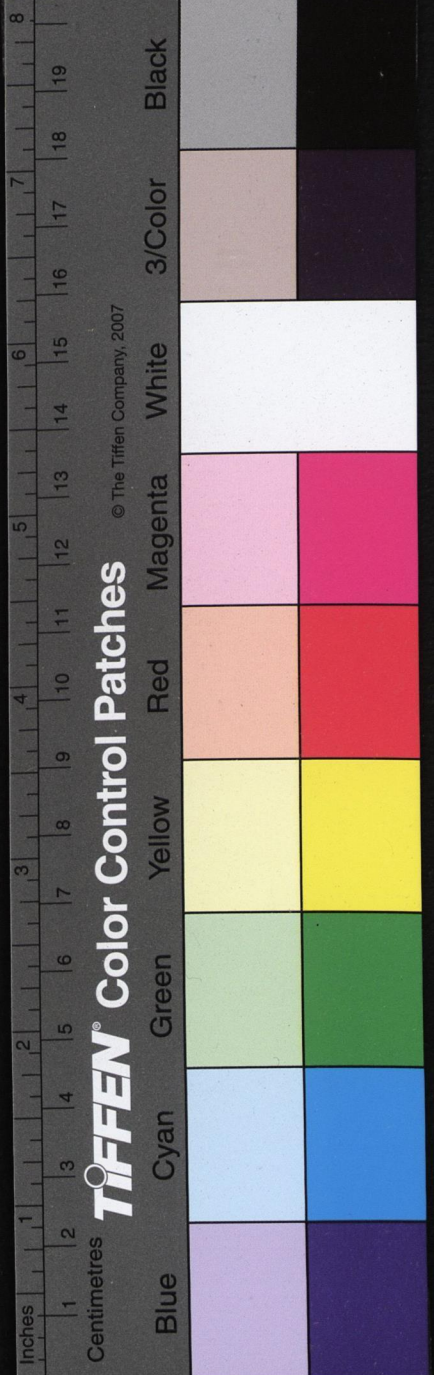
梁父躬耕也起未遲采鶴齡云躬耕未遲公以諸葛

仇兆鰲曰上四咏廟中景物中四遊武侯往事下則

對廟而感懷也按蟲蛇二句諸家局於穿字蛛絲字王嗣爽更將醉

字易綴以對穿字解成畫壁為蟲蛇穿穴巫覡為蛛





木言身言 卷之一

絲綴繫極狀其淒涼之景以致上下氣脉不接且與竹日二句犯重按西京雜記昭陽殿中設水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公所指者或亦屏類對上畫屋甚切言武侯翊戴拜吞有此功業至今人猶廟祀不絕屋上則繞畫蟲蛇屏間則醉歌巫覡也公禹廟詩云古屋画龍蛇可証上句謁先主廟詩云歌舞歲時同可叅下句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一作皮溜雨四

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

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按雲來二句

二下憶昨路繞錦亭驛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

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寰宇記先主廟在成都府

侯祠在先主廟西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數昂之語若詩人與周除黎

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在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今遊武侯廟然後知

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夫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

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自此乃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栢之高丈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此體仇

云銅比幹之青石比根之堅霜皮溜雨色蒼白而潤澤也四十圍二千尺形容栢之高大也氣接巫峽寒通雪

山正從高大處想見其聳峙陰森氣象耳君臣際會卽起下先主武侯郊原古有古致也百牖空虛無人也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采鶴齡云錦亭至此言成都廟栢在郊原平地故可久存若此之盤踞高



山而烈風莫撼者誠得於神明造化之力耳。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邱

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

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

為用。黃常明云。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先

器識後文藝與浮華炫露者自異也。大厦如傾要

梁棟萬牛迴首邱山重。此賢者難進而易退。非其都

往也。杜臆。材大難為用。出王充論衡。即孔子道大莫容

意。沈云。大厦四句。伏下材大難用。容螻蟻傷其赤心。已

盡宿鸞鳳喜其餘芳。可罷賦中皆有此義。濟世大任。必

須大材。世大材須是大用。能用則為宗臣。名臣不用

則為志士。幽人此末段。託喻大意。確註引莊子樗樹大

而無用。不切。

查慎行曰。以巨木為棟梁之意。亦是尋常意思。只為

孔明廟有君臣際會一段深情。故佳。先主武侯句。正

從君臣際會來。末以古柏結之。寓比意。

負薪行。二詩寫峽中風俗。男女用照。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杜臆。喪亂嫁不售。蓋

男子陣亡無娶者。一生抱恨堪長。一作各嗟土風坐男

使女立應。東坡當門戶女出入十猶一。一作八九負薪歸

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額。野花山葉銀釵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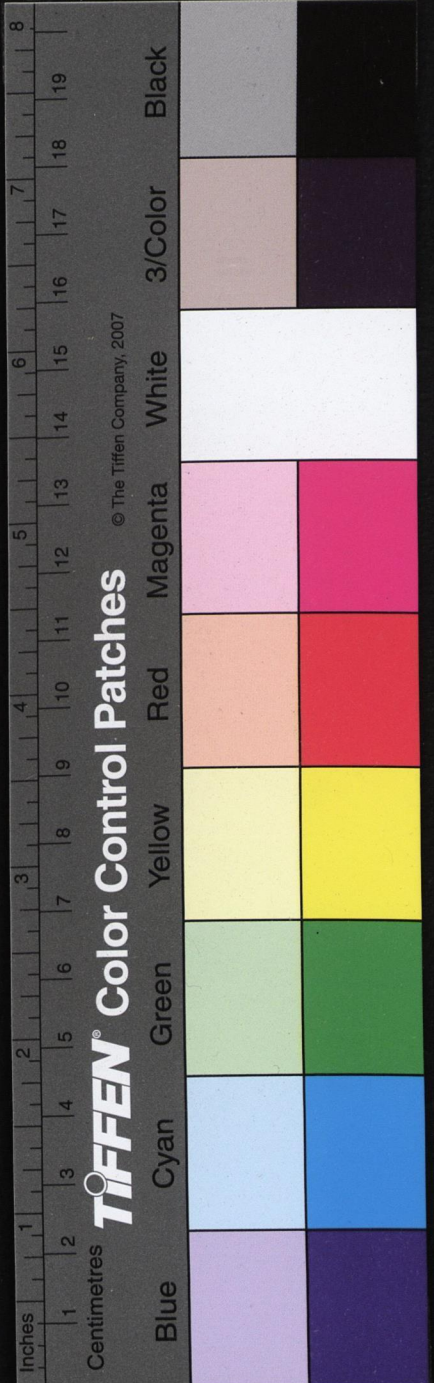
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

危採薪集市賣錢以供給一家。且不顧死生而兼負。臨

井其勞苦極矣。然野花山葉比於銀釵。則當之者以爲

固然。而忘其苦矣。此尤可悲也。

面粧首飾雜啼痕。地漏衣寒困石根。若





道巫山女龕醜何得此有昭君村靈宇記歸州興山縣有王昭君宅即此邑

人也黃鶴云負薪行言夔州之女故以昭君村結之

查慎行曰只為有一結見風土之衰薄

邵長蘅曰風土詩須如此朴老

浦起龍曰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琴操云鄉人為立廟廟有大柏有搗練石在廟側溪中今香溪也寰宇記村連巫峽按歸在峽東北

最能行杜臆劉須溪以最能為水手之稱良是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仇少公門不為言史多在木唯習

行推原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音子湖湘方言南楚江

者謂之舸杜田補遺小舟名言輕如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

結束隨商旅杜臆大兒小兒不作兩說言其自幼而長也欵帆側拖入波濤

撇漩梢瀆無險阻舊注撇拂也梢搖也於漩則撇於瀆則梢朝發白帝暮江

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

能最北宋經注江水又逕虎鬚難水廣大夏斷行旅宋景文筆記蜀人謂舵師為長年三老人對記長讀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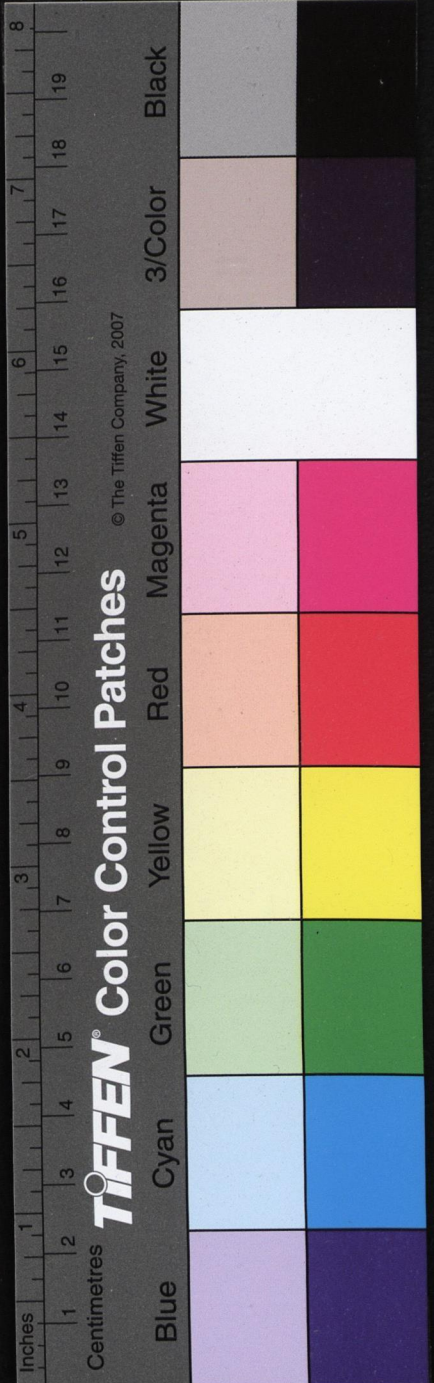
幼之長長年三老補工是也宋鶴齡云最能言行瞿唐虎鬚甚易也仇云欵帆二句言慘舟習熟朝麟二句言

行舟神速歷瞿唐虎鬚而無恙故以最能見稱此鄉之人氣一作量窄悞競南

風疎北客若道士一作無英俊才一作得山有屈原宅左傳

南風不競水經注秭歸縣故歸鄉地理志歸子國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今其地曰樂

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搗衣石猶存黃鶴云最能行傷夔州之男故以屈原宅結之





王嗣夷曰二詩為夔州風俗惡薄而發末引昭君屈原又為夔人解嘲筆端遊戲如此查慎行曰與前首相配亦是有意如此

同元使君春陵行有序仇云同和也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董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唐書地理志道州江華郡屬江南西道元結傳代宗立結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杜

臆詩意在於救世使人聞而興起故序云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自敘起沉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

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仇云盜賊二句承遭亂藥力二句承衰病黃生云歎時二句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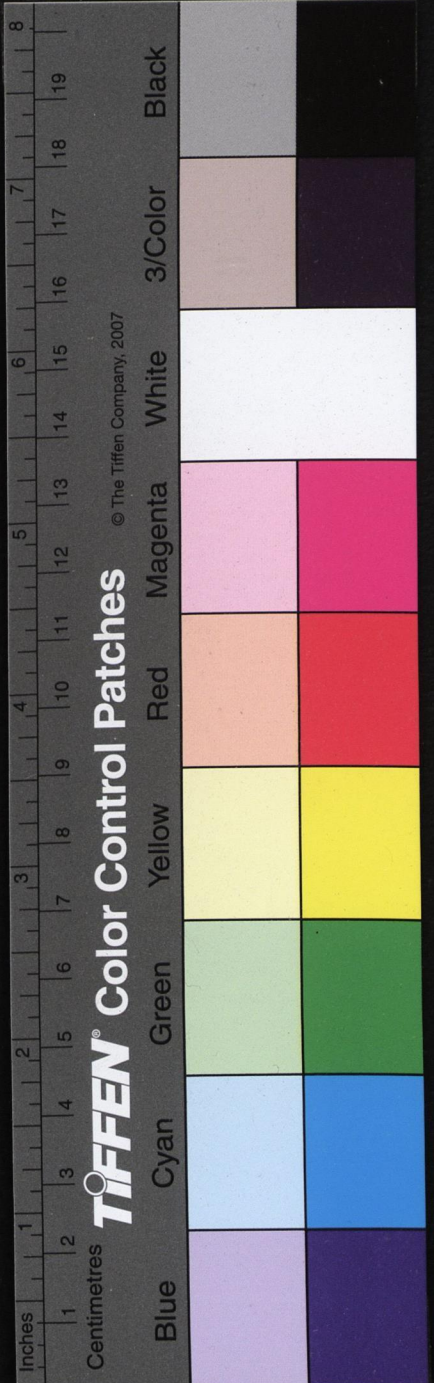
身疾可醫心疾不可醫耳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

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

實國楨賈誼昔流勸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

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

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黃生云此詩前後皆自敘自敘多言病其筋節在數





時藥力薄。句知作者。全是借酒盃澆塊磊也。仇云。公於詩家之流。每采其著名者。得一元道州。而為之起畏矣。

與日月華星言當。獄訟永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

薄歛近休明。仇云。偃甲兵。承退賊作。乃知正人意。不苟飛

長纓涼颺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浪

清。杜臆。正人之意。不苟長纓。公與元結心契。在此人存此心。天下治矣。朱鶴齡云。正人以下。因元詩有歸老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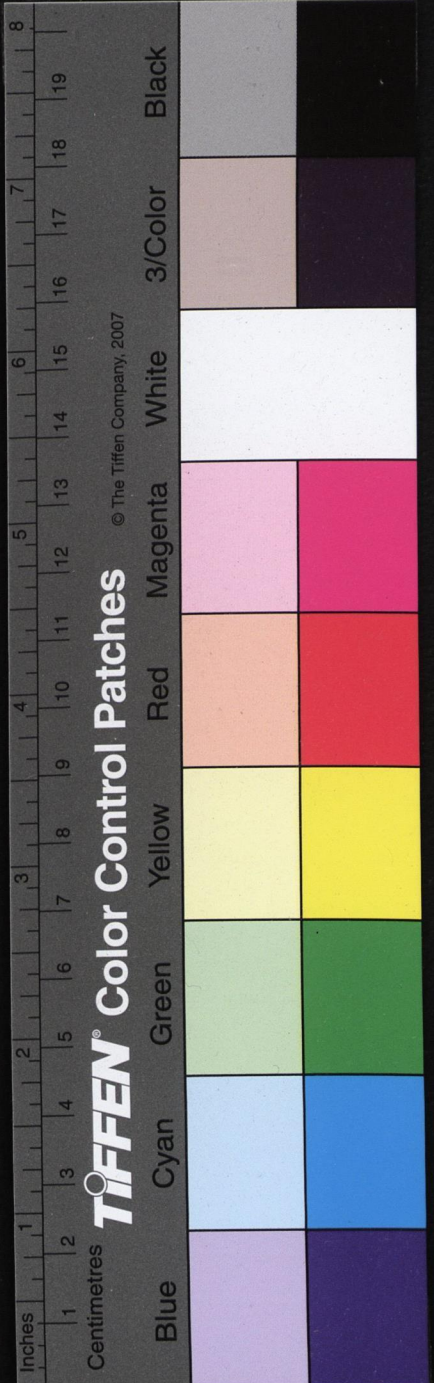
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仇云。應病相嬰。漂泊。應江漢行。但前是槩言。此則指出肺渴之病。及在白帝城矣。語分虛實。呻吟疾痛聲。危苦詞。即

道州詩知者。聽謂簡知我者。查慎行曰。起結自敘。正見一段憂時之感。作此圖以諷諭為主耳。重在知者聽。無限深情。

春陵行 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嗚呼。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附元 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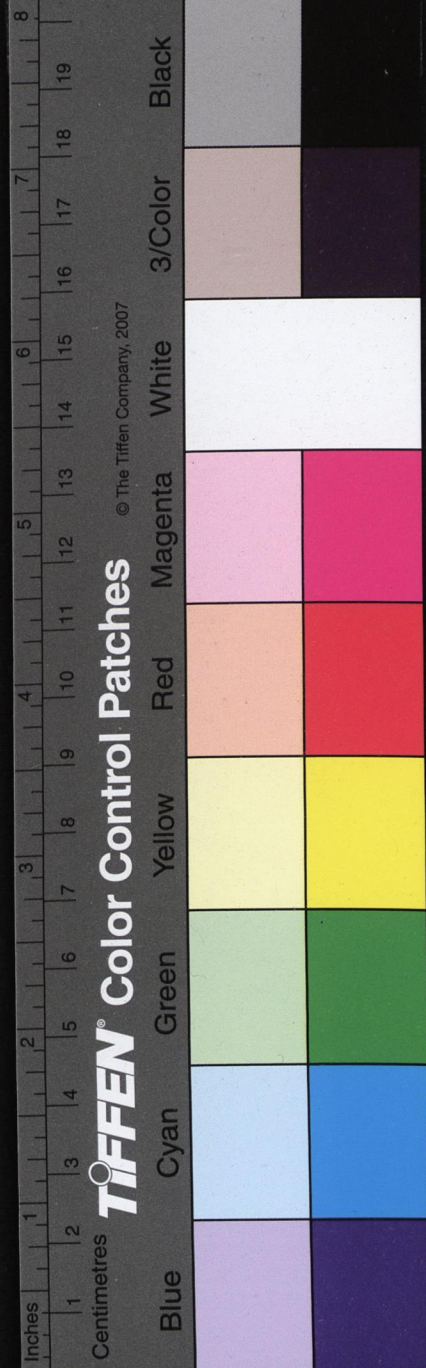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遣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飧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通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輒益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來興。淇。嶽。山。黃。又。餘。然。知。小。規。不。入。人。會。也。河。前。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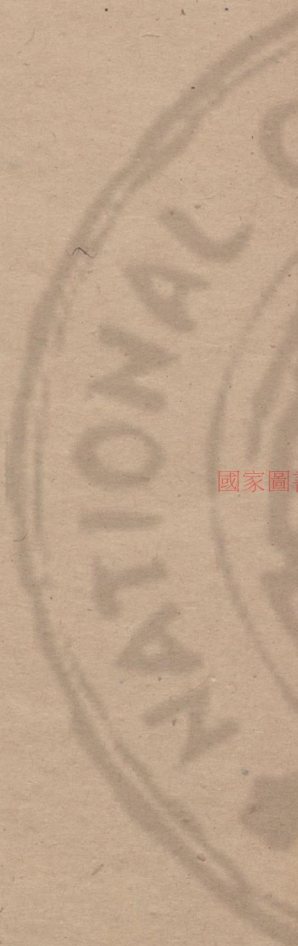




杜詩集說卷之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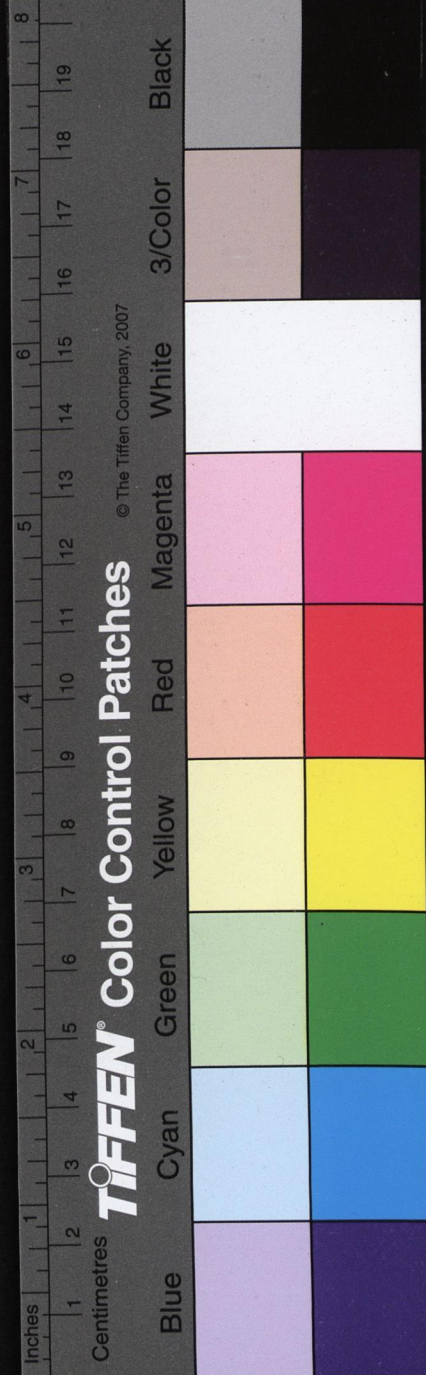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斂者追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舡將家就魚菱  
老江湖邊

一作窮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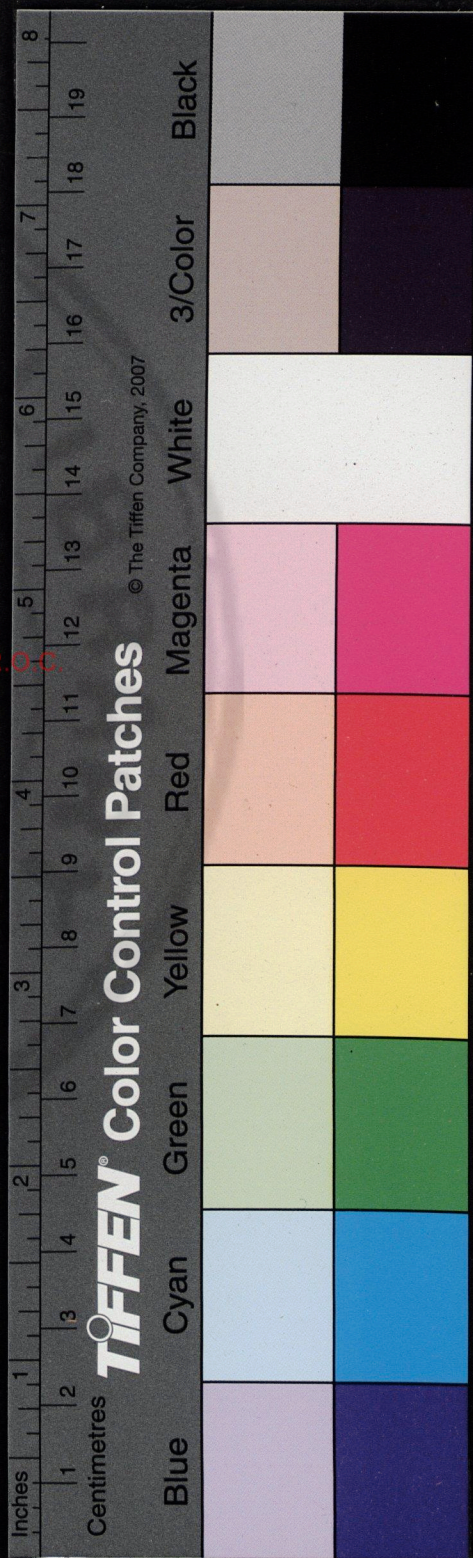
S47145





844.15  
4453  
3132  
v.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杜詩集說卷之十三

大歷中公居夔州作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者南蠻別種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婦

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日夜爭餘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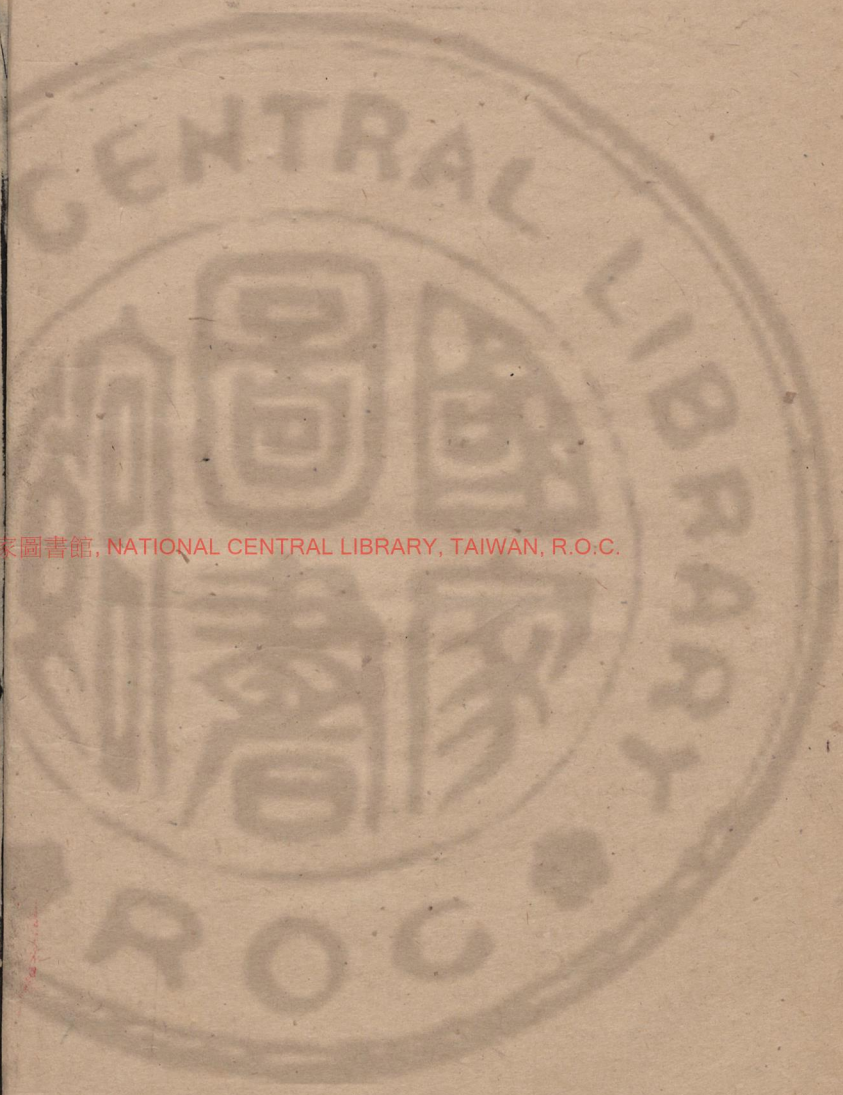
豎黃作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

青雲張潛云傳聲一注狀其從高下注也張九齡望瀑布詩灑流濕行雲曾驚陶侃胡奴

上詩長卷之三

嘉興江浩然孟亭氏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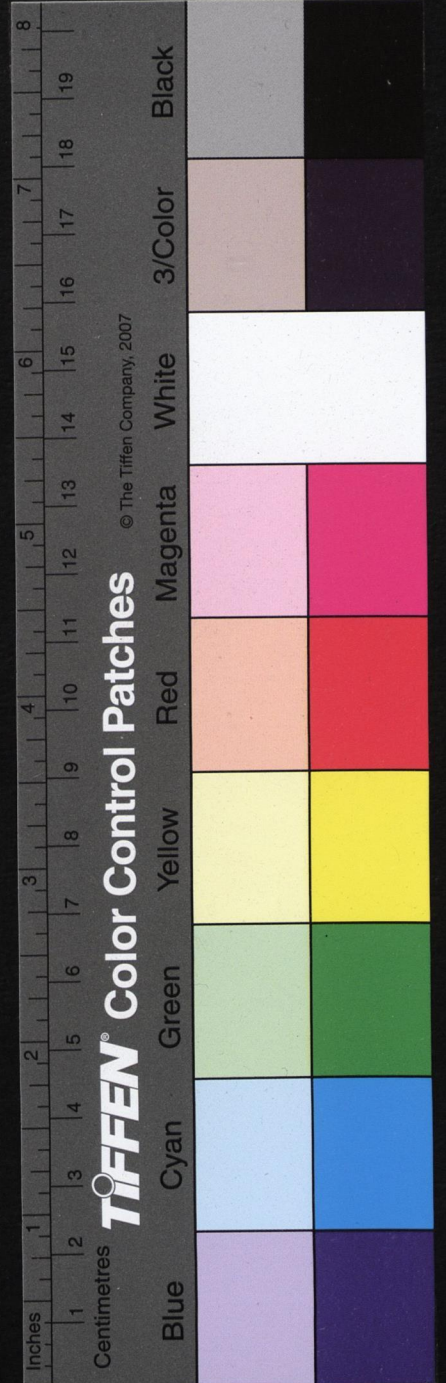
男 璵聲先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00726S47140

3279459 v.8





異顧炎武曰古人經史俱是寫本子美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固所不免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土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乃侃子範小怪爾常穿字非奴也或曰當作陶峴胡奴事見甘澤謠

虎豹羣黃生云爭瀝不聞而尋源則往視世之狙小利而忽遠圖避獨勞而諉公事者其賢遠矣故詩

特表

陳廷敬曰陶侃奴見偽蘇注及異苑薛夢符已精其妄謬然其事卒不知所出舊有臆解陶侃或是陶峴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人號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水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於江水上峴流涕迴懼賦詩自敘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之友異事新聞故公用之耳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類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因改作侃也公堂以時人姓名入詩如李白雲卿之類又傳寫訛謬如周顒作何顒之類此說或亦可

存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

仇云三輔京兆扶風

憶在潼關詩興

多巫峽忽如瞻華嶽

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

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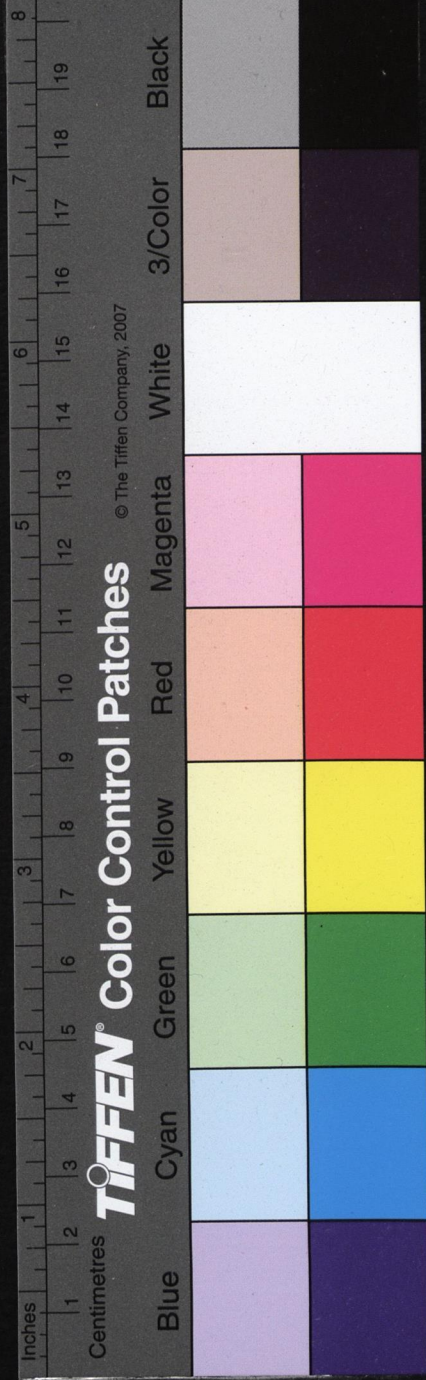
仇云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陳允

錫云洞口五溪之口風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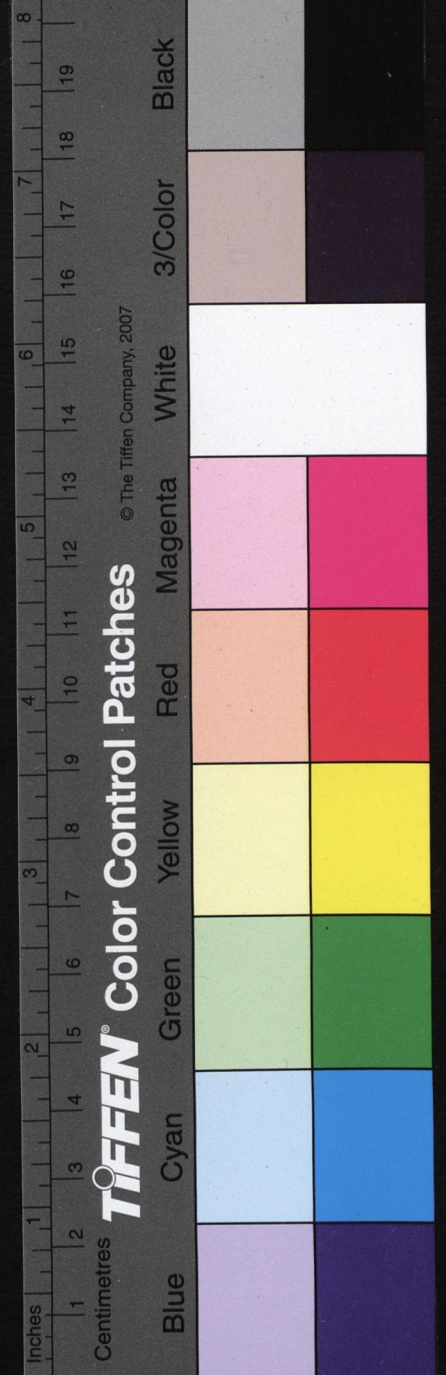
其俗雜夷土謂其地多瘴幾時回首一高歌朱鶴齡云

言離峽中而去

仇兆彥曰向貶司功而詩興偏多以華嶽黃河足引壯思也今峽江相似而臥病經春復前此興會矣蓋此間形勝雖佳風土殊惡幾時得回首北歸仍動長歌之興乎題曰覽物指山水言舟中承江洞口承







峽形勝在此風土亦在此

憶鄭南舊作憶鄭南玳瑁蒲眠切珠名吳若注玳瑁疑作玳音玳玉色鮮潔也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伏毒寺在華州鄭縣仇云寺在江中故氣象瀟灑珠閣閣有珠簾玉琴泉響若琴

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浪一作水一作外龍蛇只自深宋鶴

言峽水蒼茫徒為龍蛇窟穴耳嘆鄭南江心之不得到也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張遠云評事為公諸舅之子題下疑脫弟字

飄颻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風雨七崔之出抑龍屈當伸而元戎見知言崔之遭遇

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

流俗本作誰軒臆元戎不記其名蓋薦崔使教練羽林者悲歌謂崔有愛世之心宋鶴齡云元戎命言應羽林

軍帥之命况云從崔敘起馬來渥洼比崔之才俊桂指風雨七崔之出抑龍屈當伸而元戎見知言崔之遭遇

三用比喻官聯辭冗長聲行路洗一作欽危脫劍主人

贈去帆春色隨陰沈鐵鳳闕教練羽林兒漢書建章宮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漢書中屠嘉傳冗官居其中師在元散輩也陸機文賦固無取乎冗長况云此送崔還朝辭冗長

離散職徒欽危將出城贈在元戎去指評事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

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國語叔向曰引

黨以封已注封厚也晉書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老子知其雄守其雌莊臆朝侵早世亂多事仗數移乘輿播

遷供給謂軍需之急支離謂民力已罷封已有害於民者守雌無益於民者二語說盡官曹之弊公才泛言在



位者不指崔君仇燕王買駿骨戰國策涓人為君求千

云此則有既時事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

百金返以報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涓老得熊

生馬乎馬今至矣不三年千里馬至者三涓老得熊

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壇言羽林帥府得人王壺消水蛟螭夫水言羣盜將盪活國升

以靖亂駿骨熊羆言主帥能用崔名公即指元戎羣寇此謂元戎得

驚疑則國多全活矣水壺句言將合肅清野水句言餘除

幕而後被薦引也仇云此謂崔公能顯功業騫騰二句比其名位之遠大復進再進也

斯復進出牙戟昭然開鼎彝世說見鍾士季如觀武庫

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世說見鍾士季如觀武庫

因翻重仇云末驗別而致稱羨之意先屈後伸又如拭

為之子自稱為老夫其非甥舅可知後自毒熱簡崔評事十六弟詩亦自稱老夫而稱崔為內弟又知二弟事

皆公中表以生於舅家故云舅氏多人物耳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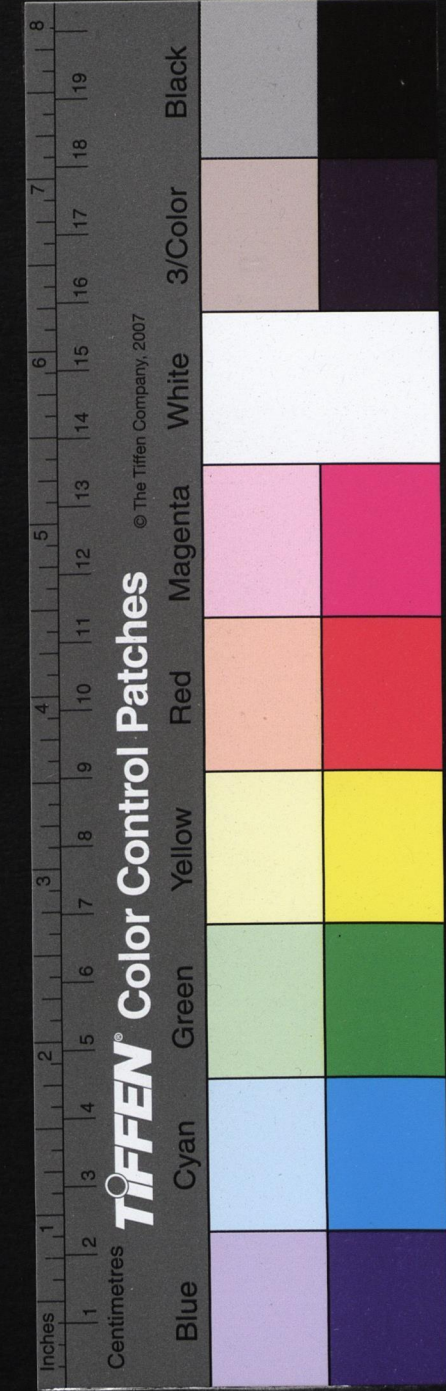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刊作魚復浦同過楚王

臺袁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陽臺古城內即襄

臺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背長江采鶴

齡云時秘書將適洪州故公與之期會于夔如此仇云

李往雲安公在魚復約其下來留浦同過臺而出峽也





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宋鶴齡云千崖者言峽中多崖嶂而少平地萬里開出峽

之景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陳作遲一作回舊注竹枝歌也

惟峽人善唱徐陵詩畫舸圖仙獸宋鶴齡云竹枝歌未好公不以巴渝之音為好也畫舸莫遲回促其早至而

出峽也解者多失之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莊臆千金贈見交游之廣飛騰知有策。意

度不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唐書秘書郎元成從六品上

負文彩。世業豈沈淪。漢書韋賢傳少子元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貽華陽柳少府。唐書華陽縣屬成都府貞觀十七年析成都縣置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潛

言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並坐石堂下。一云堂俛視大江奔火雲。

洗月露絕壁上。朝暾之月下之露洗出火雲朝起之暾

上於絕壁此言夏時早景句法例裝火雲朝霞也盧思道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東坡詩火雲勢方壯未受月

露洗本此兩靈龜詩晚見朝日暎暎日出貌自非晚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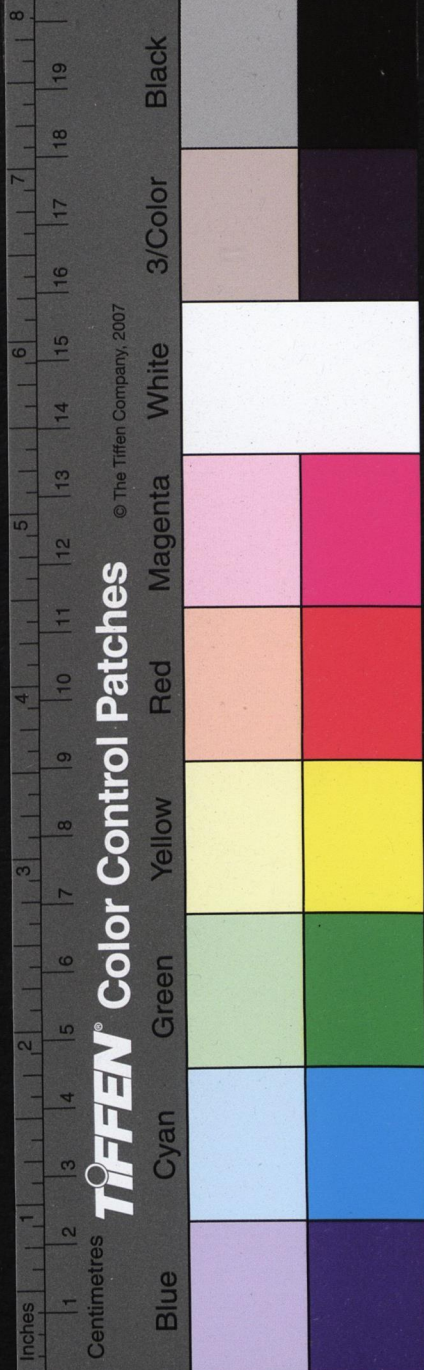
亦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踟躇。於敬死汗踰水漿翻。俊

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晉程曉詩可憐離離子觸熱到人家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

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仇云不耐觸熱故須早行况少府才俊尤宜亟候也指揮當世事。

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

策。義仗知者論。吾衰病江漢。但媿識璠璠。文章一小技。





于道未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祝云有少府長

策足以匡濟當時則已之文章末技何關大道乎故有起予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舊唐書夔州

本梁信州隋為巴東郡武德元年改夔州。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

趙女舞。歌鼓秦人益。易揮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

音而歌鳴鳴爾子壯願我傷我驢。兼淚痕餘生如過鳥。

雅益謂之缶故里今空村。張載詩人生苦海內忽如鳥過目杜鵑我

之亂而夔州免於軍旅故得以歌舞驢宴但思餘生無幾而故里難尋故不覺相對淚下耳。

雷

山嶽焦密雲復無雨。霏乎大旱金

郊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

真龍竟寂寞。上梗我戰國策蘇代云有土偶人與桃梗

相與語則上乃土人梗乃木人注專指土梗。彼音節。他本作俯。儂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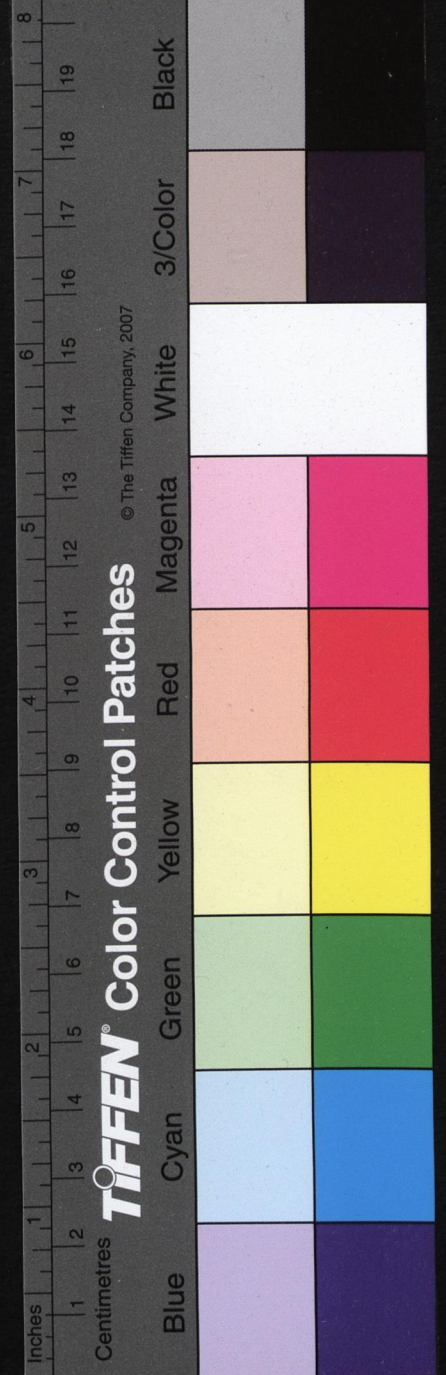
巫暴巫而不雨。則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

啼。瘡痍向誰數。祝云封內四句祈雨之事承大旱無暴

疢或前聞鞭巫。張遠云巫字非稽古。左傳信二十一年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禮記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

久不雨吾欲暴疢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初學雜記宜都郡





則雨庾信詩鞭石未成雨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

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晉書謝安謂桓冲曰朝廷處分已定采鶴齡云四語言救

旱之道譏方鎮之擅兵橫歛也仇云暴厄鞭石非水旱所以弭災若方鎮能息兵薄歛庶足上格天心

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

一端愆陽不猶愈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荀說漢紀堯湯水旱者天數也史記堯之時用

解治水九年而水不自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圻川竭采鶴齡云言水旱之數堯湯不免且元陽雖階不猶

愈於盜賊乎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

靈聚楚辭東風飄兮神靈聚氣腸胃融汗濕一作衣裳污一作

吾衰猶一作拙計計一云拙失望築場圃仇云風散霾翳而不雨故覺虛神靈

之聚暘暑熱也融謂腹湧

火原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一作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龍驚惶

致雷雨爆皮教切欽邱衙切魍魅泣崩凍嵐陰疇龍龍明

也采鶴齡云言積陳之地為火所迫故或陰皆背赤光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一作

太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采鶴齡云羅落沸百泓言火燼周圍隕落也

盡為沸騰也高唐賦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

焰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燠香新洲渚左傳

所厥燠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盧云聞腥氣知長蛇已焦聽吼聲知猛獸





受神物已高飛。不一作見石與土。不見風魚不見石人爾

寧要誇讎。憑此近焚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朱鶴

言蛟龍神物奈何為焚山之舉以誇讎而焚侮之此固舊俗不經實因長吏薄於憂民不知以精誠為主盡祈

救之道耳薄關長吏憂微刺當時郡邑有司也張澄云燒龍致雨有似誇毀要神且其事近於焚惑狎侮不足

信也王孟云薄與甚相對言其關憂者亦薄乎云爾杜遠臆甚昧至精主責在土之者此句乃通篇緊要語

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阮云

二句責夔民之誣妄薄關二句議有司之失職遠遷四句自歎旅中畏火

王嗣爽曰名勝志引水經注云廣溪峽乃三峽之首其間三十里類巖崖高百餘丈俯臨神淵天旱燃火岸

上推其灰燼下穢神淵則降雨又常璩以縣有山澤

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題下注云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乃兼引之此皆流俗之談而公以焚侮關之

未李詩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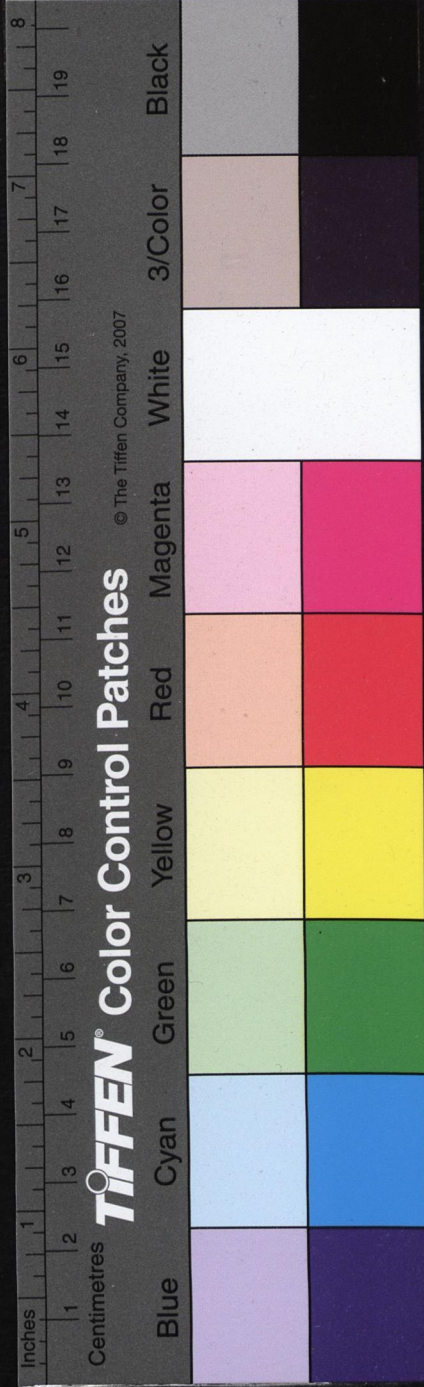
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水精也杜臆水玉恐是瓜之別名

故對秋菰園人送瓜詩浮沉寒水玉何置作似兒童歲可證死云菰蒲也成於深秋故性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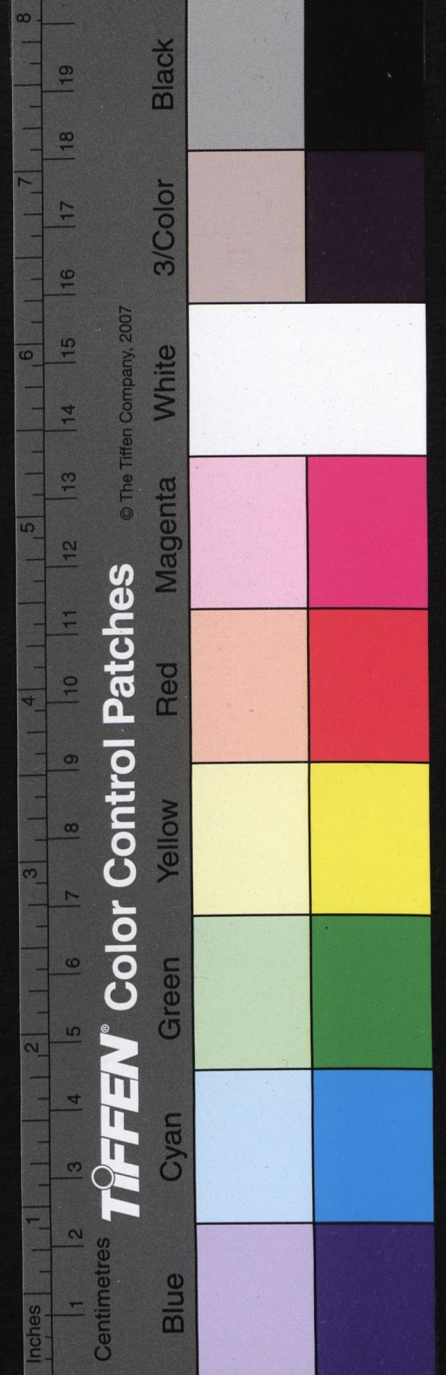
風涼出舞雩。林氏曰只空調雷怒具劍宮得風

仇兆鰲曰上四記酷熱下四思解熱也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後漢書注瀘水一名若水出







江在今雋州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

統志瀘江在瀘州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回死云却回

却轉廻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聞雷想見陰宮雪風

門颯沓開繁欽暑賦雖托陰宮罔所避施張孝祥云

併合 仇兆鰲曰此欲尋涼而不可得也瘴雲瀘水地氣之熱峽火江雷天氣之熱

朱李沈不冷彫胡菰炊屢新杜臆天熱飯餒故每食新炊將衰骨

盡痛被暍味空頻死云味頻空雖有佳味頻頻空置也可解者傷其未解也歛翁炎

蒸景飄飄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仇兆鰲曰此熱不能耐而慨及征夫也上四自歎下四傷人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按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

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死云七月三日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未月金孟秋之月其首商律中夷則登慎行云潘岳詩朱明

際末垂註末垂六月也末字義當作此解衰年旅炎芳生意從此活亭午減

汗流比鄰耐人聒晚風爽鳥匿過冷筋力蘇摧折薛夢

鳥登鳥巾也仇云五六言亭午熱退承餘熱閉目踰十

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神異經南方

有年...



尺裸身而日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騰園蔬抱金玉無

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仇云抱金玉貴如

夏無前聖脊右慎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

回幹鳥括切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賜人

灑落惟清秋昏靈一空濶蕭蕭紫塞雁南向欲行列古

皆注秦築長城土色歛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雕

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音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

吟蕭條游俠窟正林賦弦不虛發廣韻鉞箭也通俗文

鉞皆古制劉孝威賦響弓滿月之勢趙云突羽言羽箭

奔英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間郭璞詩京華

呼鷹皂隄林逐獸雲雪岡事也仇云上六思昔下二傷

今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

少壯跡頗疎歡樂會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剪拂吾

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續仙

侯隱登山渡水亦附目美睡人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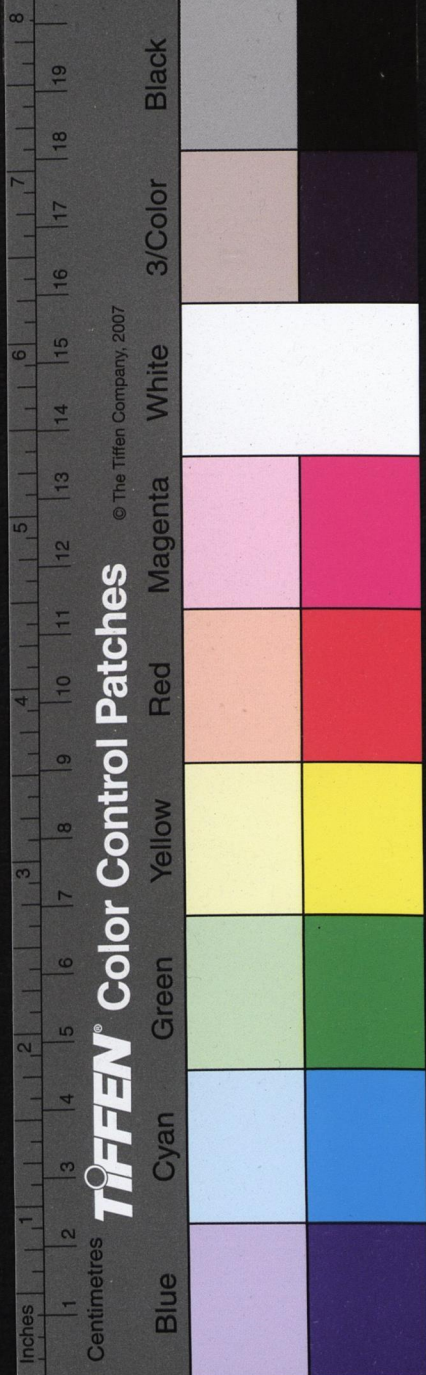
得人稱睡仙注臆曹長喜燒煉故末以此鼓之謂其雖

得仙術未能羽化猶是池中物而已之美睡不減於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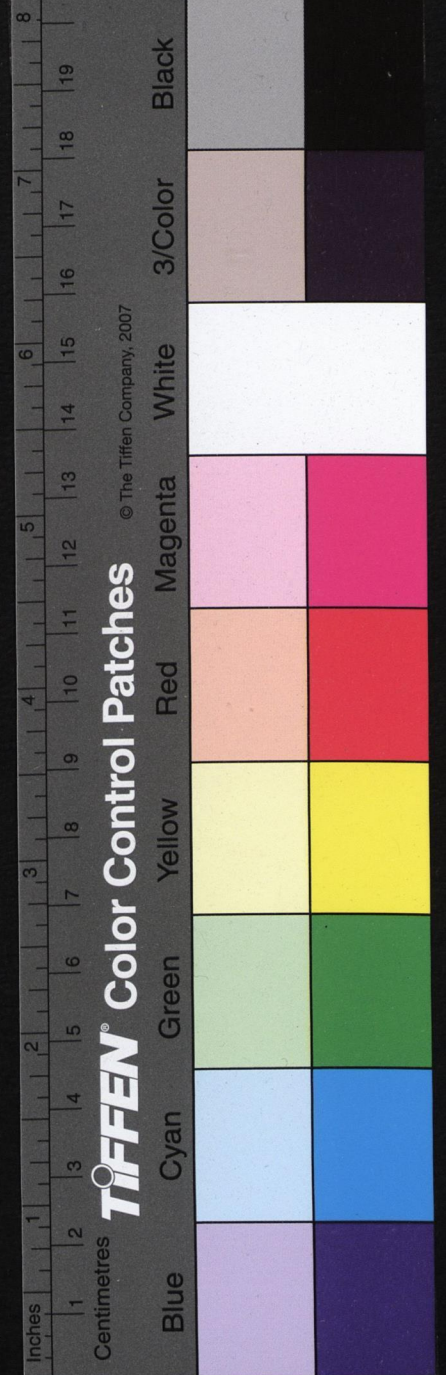
遊方云修真者戒睡故云鼓星仇云上四解元中四自

敏下四賓主並收跡其東萬古亦賦聖子之驚泉與

按前聖不必有所指乃概言之也滄柱謂臧文仲嘗







而寡當使作者受誣不可不辨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

光竟難候此事終蒙矐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他本

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河也晉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蘇絲

帛珍寶仇云首言牛女會合出於俗傳之妄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會空在臆

乃俗論如此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

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權駕之容齋祝云此

見七夕祈請乃世俗之好事藉龍駕想望織女也稱家句言貧富皆然白屋句言朝野皆然庶夫鳴玉言貴

慶皆然頂信七夕賦此時併捨房曝衣遍天下曳月揚

權共往庭中淒房權言室內一空曝衣遍天下曳月揚

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哀重露日曬甘所

終一作從崔實四月月金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謝

莊賦曳雲表之素月翊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

上者則以為得巧采鷓鴣云其所終言日出始休也

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陳琳徵文如律

下如律合言當履繩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故昧織

墨動不失律令也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議無棄禮法恩始夫婦

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壯所信偶許丈

夫多英雄祝云此因織女而及夫婦見人情不可以苟



勤事織作而已。蓋夫婦之道通於君臣。臣一失節則君將不容婦。一失身則夫將見絕矣。故知大而仕進小而婚配皆當由義。蓋合必以禮者。女之佳期進必以正者。士之佳期如或不在。至公恐英雄丈夫必不以不令之女而為婦。剛明正大之主又豈以不令之士而為臣哉。

張綆曰：易言物不可以苟合。故借牛女無私會之事以與男女無苟合之道。又因男女無苟合之道以比君臣無苟合之義。蓋合必以禮者。女之佳期進必以正者。士之佳期如或不在。至公恐英雄丈夫必不以不令之女而為婦。剛明正大之主又豈以不令之士而為臣哉。

熱毒寄簡崔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場翼。水中無行舟。千

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通云暑氣謂鳥以熱而離飛也。死云火盛金微尚無秋意故人

涼也。易先王以至日閉關。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

蝮蛇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邱。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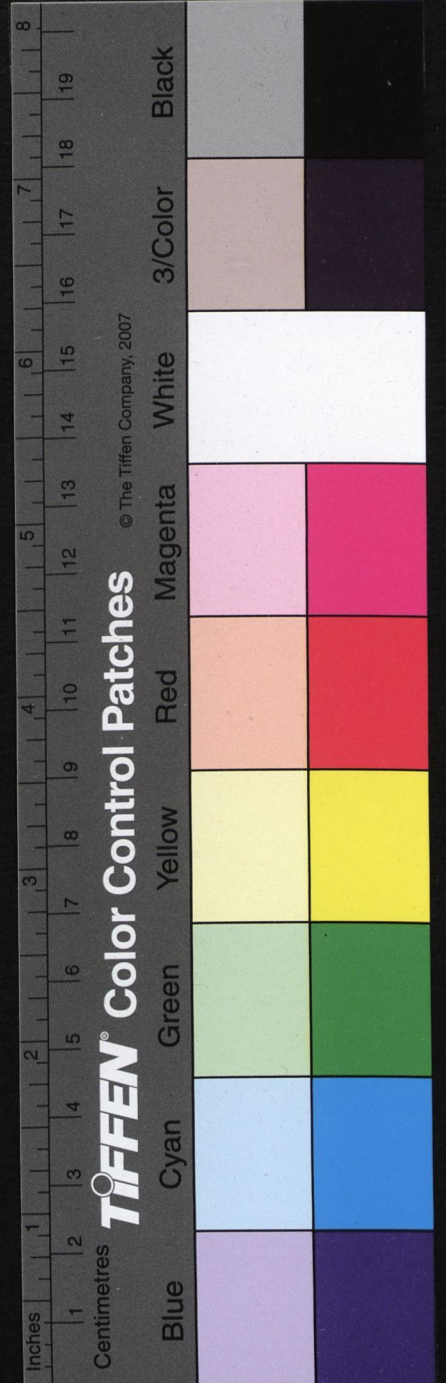
畏蛇須燭對。燭增煩。不如舊邱之安適。天開襟仰內弟

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張揖云：偃蹇委曲貌。開襟仰內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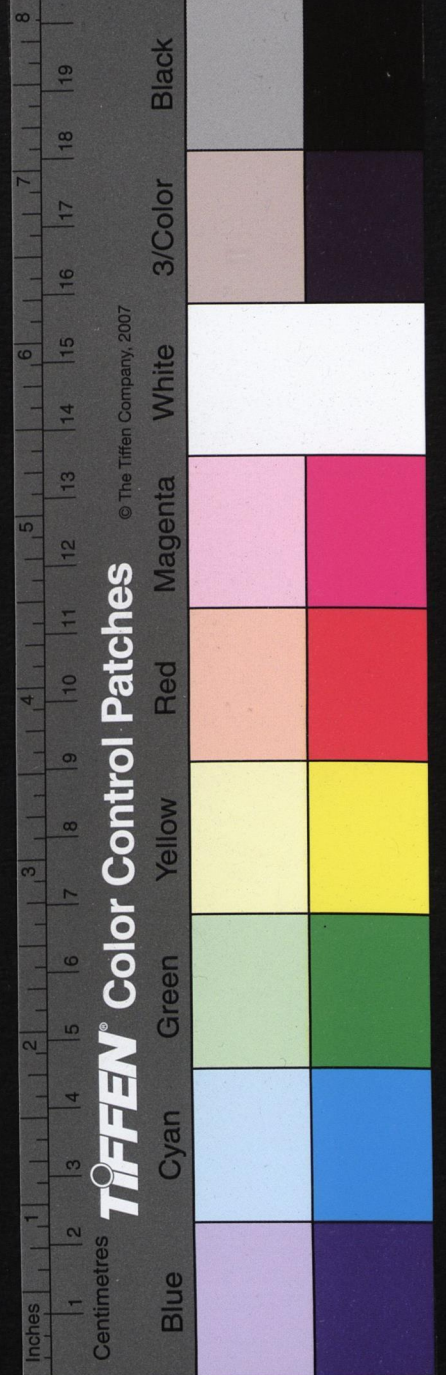
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弟壯勇子為內

不能過訪。欲俟之秋。深接居成。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

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驂驪。短







杜詩集說 卷之十三

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左傳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舊注杞梓驪駒皆美詞事。阮云未述簡崔之意。評事賢而奉使故贈詩以談心。楚材喻

崔使夔漢苑喻崔回京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唐書殿中省監一

事狂臆揚本殿中監題云殿中楊監尊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阮

揚示旭書悲風生微縉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

起處總提

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阮云此敘其書法之

生萬里以筆有古意也玉動狀其疾徐松直

狀其蒼勁連山狀其起伏溟漲狀其浩翰

有練實先

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

誰竝百代則。篇恒書勢宏張伯英凡家之衣帛必先

將謂之草聖杜臆俊拔為之主自是筆訣在草書尤

難張王張芝王羲之也阮云此贊其書學之精深

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

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宋鶴齡云清識謂楊監阮云未結

之清識故常舒卷把翫而又念其揮毫落筆時東吳精

稟東吳之精氣本傳旭東吳蘇州人杜臆云李頎贈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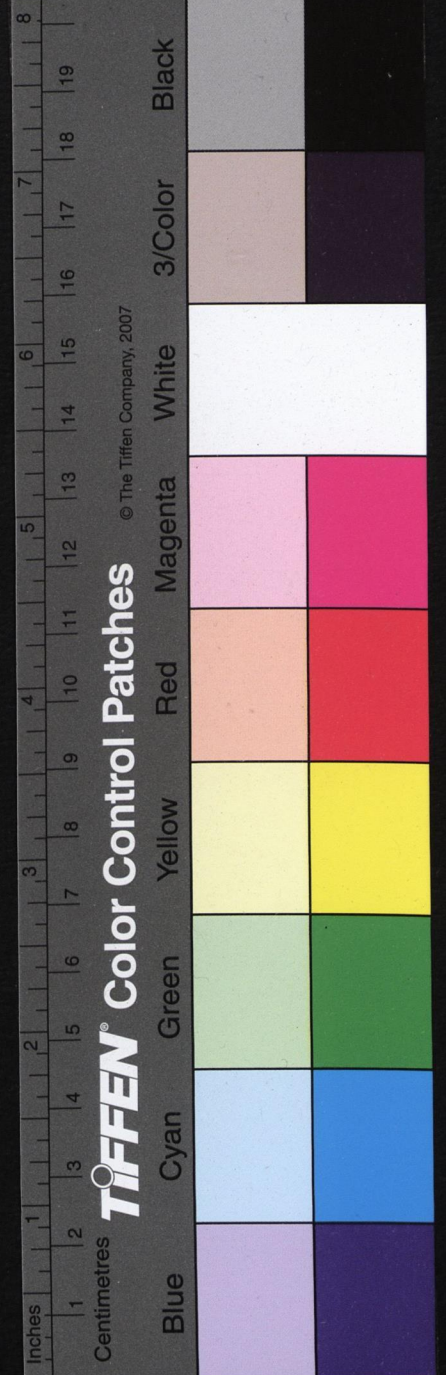
顛詩時稱太湖精

知旭原有此號也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歷





尤言集詩 卷之十三

名畫記馬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為戶部侍郎善  
畫鷹鷂雞雉盡其形態嘴眼脚爪毛彩俱妙會于禁中  
畫五龍堂有降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一作疾禁聲

千里馬氣敵萬人將社臆此詩蓋因才志不展而發興  
此則清絕心有向是也死云獨立靜出羣有意昔驪山  
向動欲飛千里馬比其健萬人將喻其雄

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黃希云書書  
宮正殿日合殿驪山在昭應縣故幸驪山則移舍元  
之仗王洙云太平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溫泉宮

較羽獵善也世說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當時  
無凡材用壯小人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

是翻轉上仇云遊獵不暇鷹老空山矣然其力能搏兔  
用舍俱在其中雖老猶可用也寫一畫鷹而世之治亂身之

眞是變化百出邵長蘅曰筆勢開拓四扇乃不意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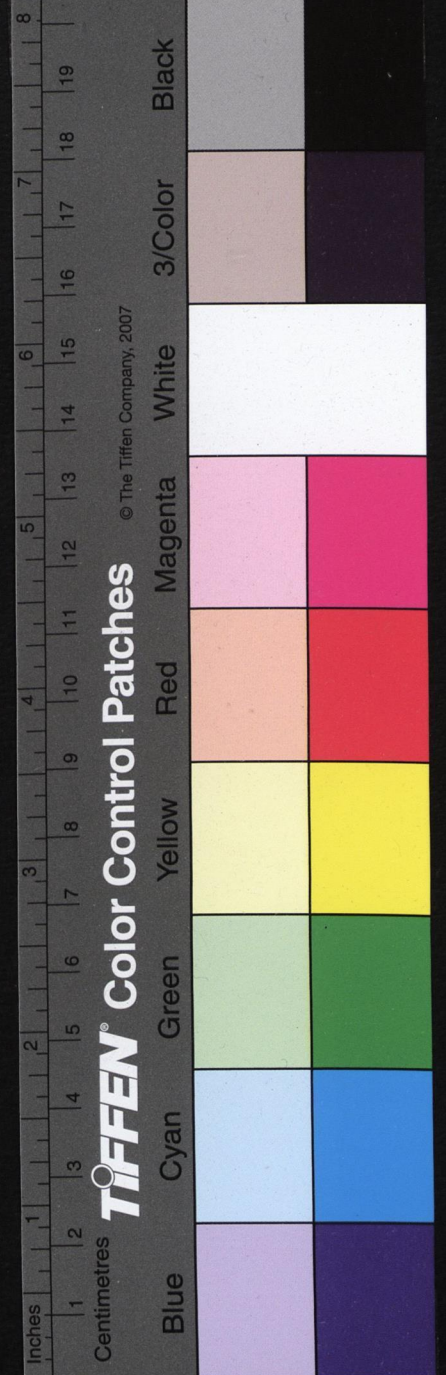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鮑照詩洩雲去不極馳波往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  
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仇云首

離二句承聚送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  
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初學記劍南道





林言集

卷之三

一四

也自劍閣而南分爲益州朱鶴齡云無子遺言事無遺

策也後漢徐穉傳陳蕃爲太守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

懸之仇云此言楊當受知於杜相國况子已高位爲郡

家出師之日正豪俊見才之時也

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漢書景帝紀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朱鶴齡云按唐志殿中監從三品則其位已高得固辭言不得

辭也意鴻漸是時辟楊爲蜀中郡守故云然下四句正

告以爲郡之道仇云此言楊當愛民以盡職於供億之

中能絕侵漁此正操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口

網紀而極下情也

易久詩山門一已絕當念居者思仇云未致丁寧之

此居者代爲行人思也今我口夕還山客當念此而致戒於前途矣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屬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

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謝靈運詩册疾相倚薄絕域誰慰懷開顏

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

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

泉元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周書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

室東海徐膺爲左衛率摘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

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並綺麗故世號爲徐庾體焉杜

臆前寄李詩云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關上四乃其注

疏也仇云見萬里船則思出峽名賢慰懷喜對李丈也

倚薄猶言交迫李與公必同輩觀賦故云末親比肩遣

僕共筵李待公厚也展寸心其議爽快過飛泉其詩敏

捷元成子山皆父子顯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

達以比李之家世通貴



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泝公制方隅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

舊注泝公李勉也宗

室鄭惠王孫黃生云由蜀入黔為自北而南杜出謂李  
丈訪勉於梁州是也黃鶴謂由黔南以入豫章故下有  
解榻秋露懸句是就用陳蕃事其固已甚夫由蜀入黔  
章一水之便反迂道以入黔陽何為者耶如解榻再見

今前以之贈楊監矣豈必泥於江西乎人有偏信黃鶴  
說反以杜田為誤彼蓋依據史文耳據詩言南入黔陽  
天知大歷初年勉尚在梁州也如此類清高金莖露正  
正當援詩以正史不當據史以釋詩矣

直朱絲弦仇云金露比其清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舊書勉坦率淡素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

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主要月再圓仇云

不得同行所恩指泝公言上言三日其筵李丈益嘗嘗設  
榻以待公今則解榻而懸諸秋露之傍矣客遊久言李  
丈行踪月再圓晨集風者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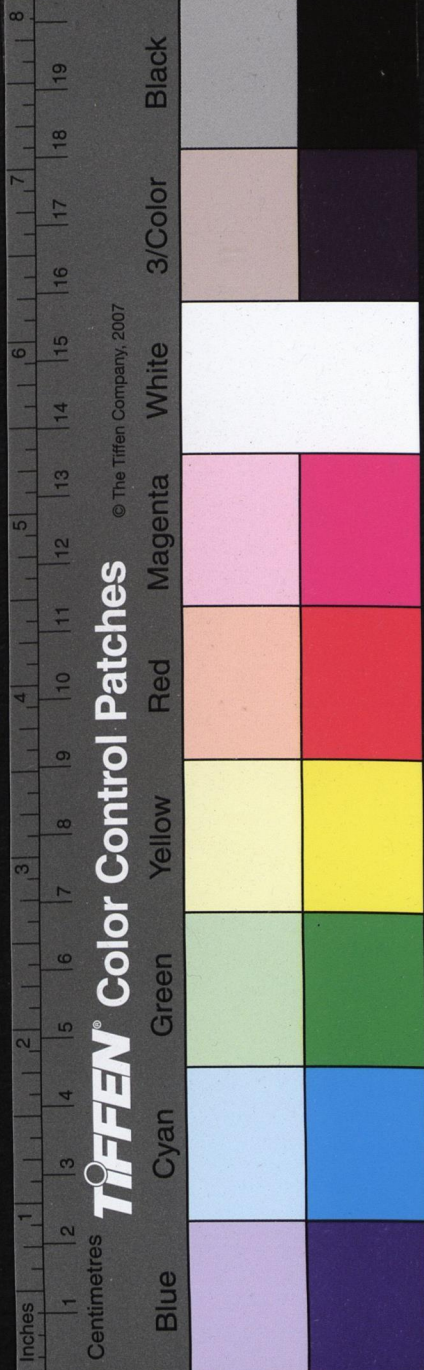
詩別後重逢歡罷念歸旋朱鶴齡云言李至豫章必有留連詩泝  
之樂然為歡易盡不可久遊而忘歸也

種蒿苳并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苳向二句  
矣而苳不甲折伊人一作獨野莫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  
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本草蒿苳花子並同白苳  
江東人謂之蒿筍苳有赤

白二種俱大寒或謂  
細莧俗謂之野苳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于其或作中炎亦慘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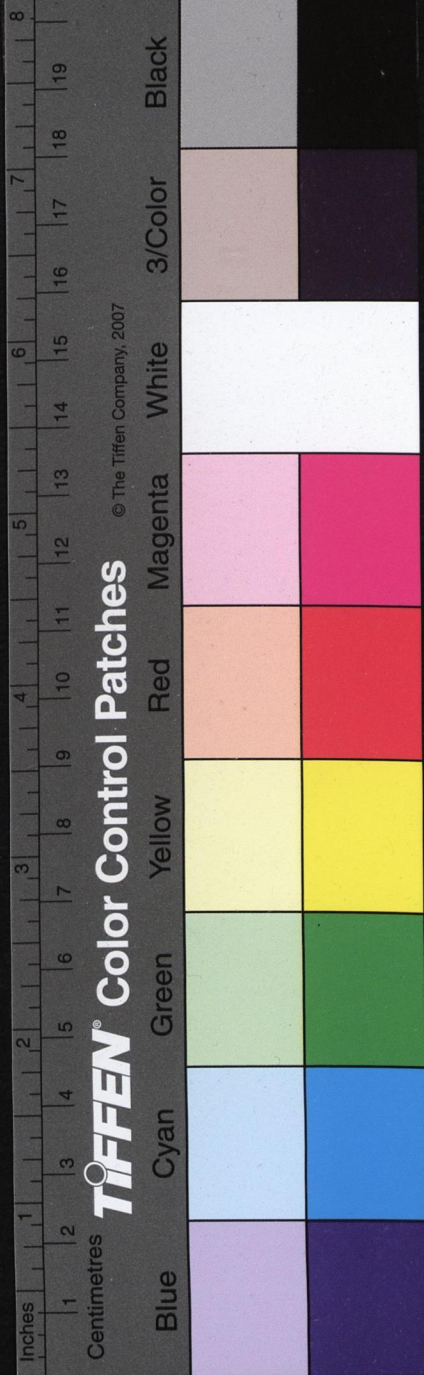




燬仇云從夏早敘起陰陽錯亂而致旱亦有感時事也  
 不復理謂不循常理邵註驕謂日色驕亢蹇謂雨水蹇  
 植物半蹇蹇嘉生將已矣更記神降之嘉雲雷歛奔  
 命師伯集所使指揮赤白日瀕洞青光起雨聲先已管  
 以風散足盡西靡謝眺詩森森散雨足揚雄河東賦叱  
 西靡言雨散斜向西也師伯雨師風伯仇云此秋雨  
 大作之象奔命奉上帝之命所使為造化所使指揮  
 雲氣鬱蒸洞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  
 宿罷蕭灑酒同想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仇云此雨  
 事猶霹靂雷久矣紆灑沓風緩矣罷蕭後治畦之  
 灑雨止矣對經始兩童相對而治畦也草兮蔬之常隨  
 事執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拆空惜  
 埋泥滓仇云此見嘉蔬之難植蕪子下種也破塊野  
 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  
 地速滋蔓戶庭毀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草仇云此  
 於此憎之也一當秋露寒涼不久因知邪干正掩抑至  
 委落危之也尸庭毀謂遮塞路徑  
 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  
 高勢動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  
 人主宋鶴齡云言君子守道異于小人之封已猶蒿草  
 為恥出地不蕃非若野蕘之易蔓也彼芝蘭擁敗而荆  
 杞蕭艾盛榮物類固然豈特昔蕘哉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  
 蕘也無所  
 施胡顏入筐筐趙云古人每言綺餼蓋貴家以錦綺藉  
 食宋鶴齡云言玉盤霞綺之間必苴始

S47146

燬仇云從夏早敘起陰陽錯亂而致旱亦有感時事也  
 不復理謂不循常理邵註驕謂日色驕亢蹇謂雨水蹇  
 植物半蹇蹇嘉生將已矣更記神降之嘉雲雷歛奔  
 命師伯集所使指揮赤白日瀕洞青光起雨聲先已管  
 以風散足盡西靡謝眺詩森森散雨足揚雄河東賦叱  
 西靡言雨散斜向西也師伯雨師風伯仇云此秋雨  
 大作之象奔命奉上帝之命所使為造化所使指揮  
 雲氣鬱蒸洞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  
 宿罷蕭灑酒同想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仇云此雨  
 事猶霹靂雷久矣紆灑沓風緩矣罷蕭後治畦之  
 灑雨止矣對經始兩童相對而治畦也草兮蔬之常隨  
 事執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拆空惜  
 埋泥滓仇云此見嘉蔬之難植蕪子下種也破塊野  
 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  
 地速滋蔓戶庭毀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草仇云此  
 於此憎之也一當秋露寒涼不久因知邪干正掩抑至  
 委落危之也尸庭毀謂遮塞路徑  
 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  
 高勢動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  
 人主宋鶴齡云言君子守道異于小人之封已猶蒿草  
 為恥出地不蕃非若野蕘之易蔓也彼芝蘭擁敗而荆  
 杞蕭艾盛榮物類固然豈特昔蕘哉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  
 蕘也無所  
 施胡顏入筐筐趙云古人每言綺餼蓋貴家以錦綺藉  
 食宋鶴齡云言玉盤霞綺之間必苴始





香林中山圖書館  
SUN YAT-SEN LIBRARY

才言金言 卷之十三 七

充用無有薦及野菟者是小人雖能掩抑君子而終不為時之所貴也

朱鶴齡云萬菴公以自喻觀詩序有晚得微祿句詞旨甚明

浦起龍曰當與菁莪巷伯諸詩並讀人知好前後出塞三吏三別等篇不知好此種彼為漢魏之後勁此為風雅之希聲

驅豎子摘蒼耳爾雅注卷耳或曰蒼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詩蔬葉似胡

如歸人耳瑤按本草即今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村一作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

夕蓬莠獨郭作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童兒且

時摘本草卷耳主瘰癧風濕用痺四肢拘攣仇云首

耳雜生者劇也侵星驅之去爛熳郭作任遠道放筐亭午際

洗剝相蒙羃音密舊注羃覆食巾謂洗其土剝其毛以巾覆之登牀半生熟下

筋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一作奴跡題云登牀登

記吳丹陽太守李衡于武陵龍陽泛洲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其子曰吾洲裏千頭木奴歲可得緡千匹仇云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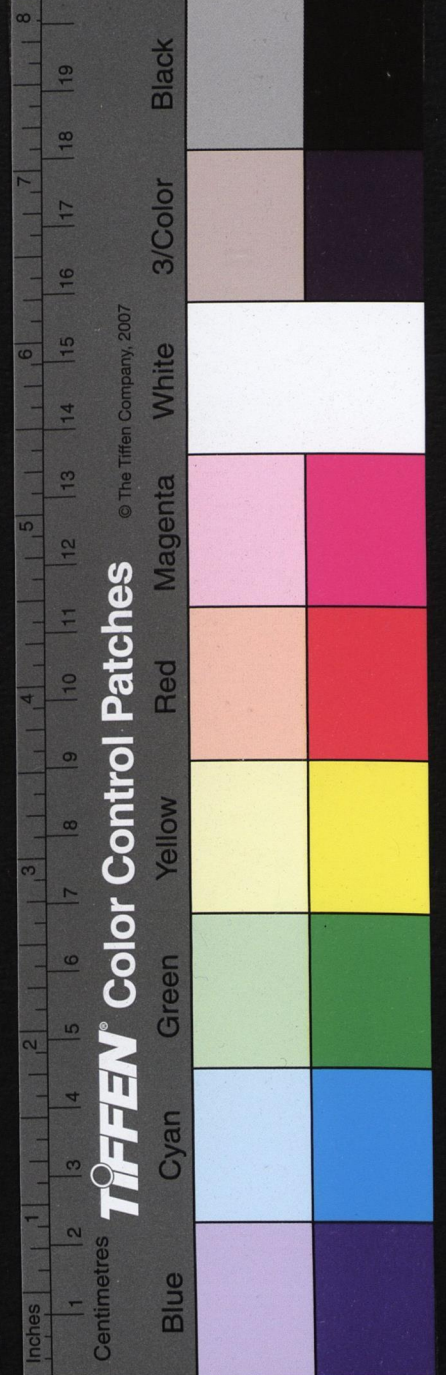
其食蒼耳洗剝生熟言製之精潔因療風故小益其色青似橘皮也杜臆加點謂瓜薤之間參用蒼耳古人用

橘以調和食味此以蒼耳當橘奴也杜臆七規亂世誅云庶羞既異五味代臻標以丹橘雜以芳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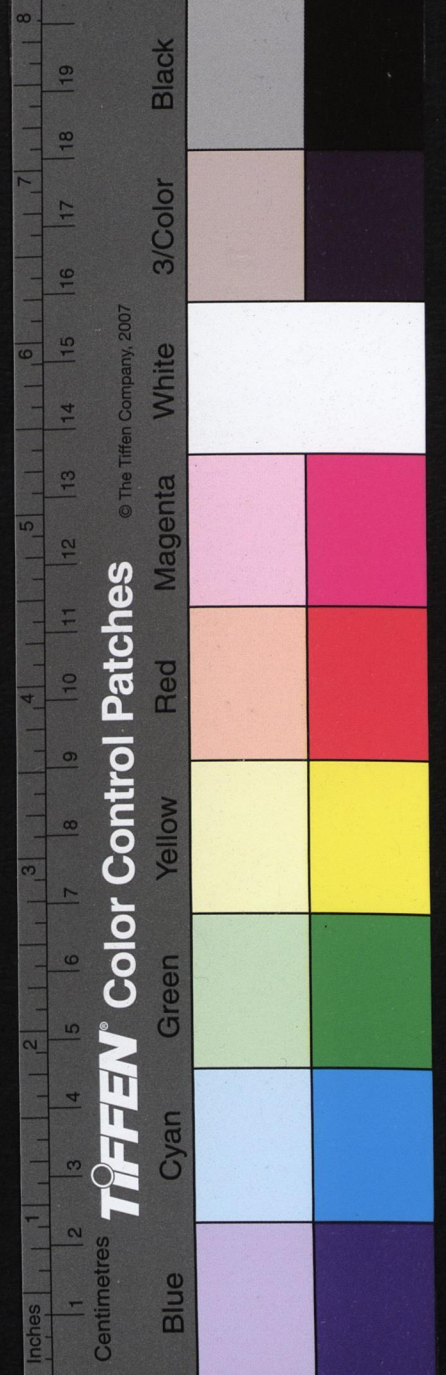
求急黎民糠粃音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客陳平傳亦食糠

惡少年黃金且休擲杜臆擲黃金謂賭錢者白晝攤錢與橫黃金者皆峽中惡少年事舊

師人謂麓屑為紇頭京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







木詩集說 卷之十三

注引馮媽事誤仇云未從荒亂感慨膏梁徒飽而黎民苦飢傷在居人富家食肉而戰場暴骨傷及征夫此嘆物力之宣惜也

木邵長蘅曰亦是髯翁山谷濫觴

信行遠修水筒原注引泉筒師氏二姓語有姓信者

汝性不茹葷葷子顏子不飲酒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

事少凝滯杜臆清淨而心識本源恭謹而事少凝滯士人有此亦佳士矣公以此觀備僕何等深心

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石碎

故筒垢冒險遠日曛未殮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

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仇云驚而且

也裂餅分嘗公之一體待物也杜臆常所愛謂分嘗所愛之餅虛云後周王羅傳乃裂薄餅緣舊引何曾餅裂

十功日最下功日殿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益草堂行

諸面如筆用意崎嶇外友南先賢傳葛元與吳大帝坐樓上見作晴雨土人曰雨易得

耳即書符著社廟中須臾大雨淹注平地水尺餘東觀漢紀李武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泉飛出仇云引泉如

是亦何須符佩之奇乎即此直性之人意無崎嶇遂能力任勤勞而通流遠注矣行諸猶云行乎呼其名也袁

淑詩信行直如弦隸人取名本此定功日後魏古弼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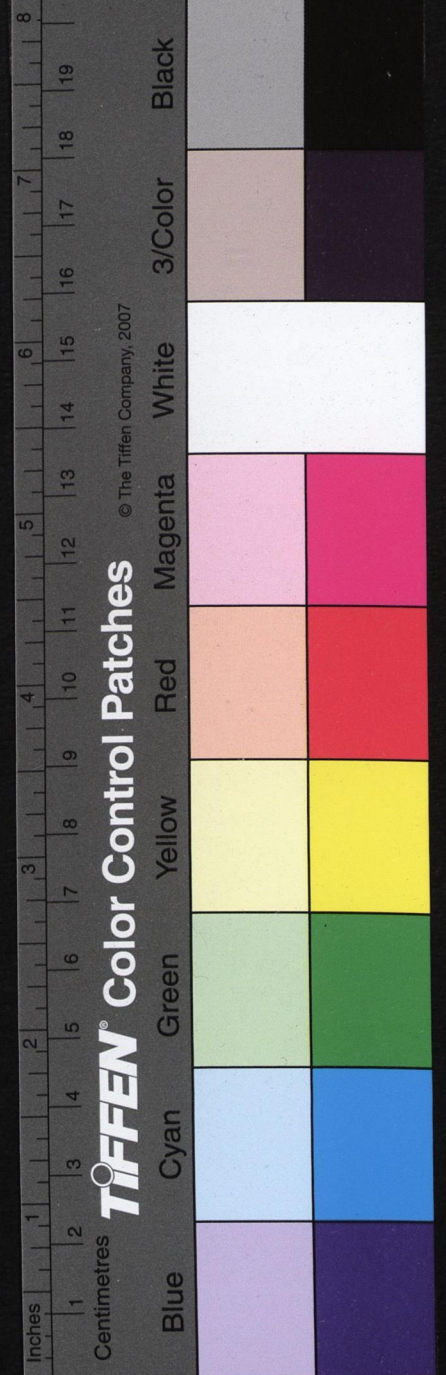
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弼以其頭尖時人呼為筆公

晉書周處為中丞正繩直筆蓋字黃東晉書周處為中丞正繩直筆蓋字黃

生引後漢耿恭拜井事作拜亦好東晉書周處為中丞正繩直筆蓋字黃

土詩集說 卷之十三 七





木言集言 卷之十三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鷄。秋卵方漫喫。在

表無任崩迫之情。禾草烏鷄。雞治風濕。麻痺張衡南都賦。春卵夏筍。宋鶴齡云。卵雞子也。春卵可以抱育。故秋

卵方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

宅課奴殺青竹。課奴句仇滄在將下。踏藉句互易極當。終日憎赤幘。手寶

記安陽賊南有亭一書。生明術數入亭宿。夜半有赤幘者來。或問曰。向赤幘者誰。答曰。西舍老雄雞也。仇云。展

崩迫言迫促。少休百翻。連母五十頭。踏藉盤案。翻塞。驅趁請驅去。仍來雖制之亦不能禁。踏藉盤案。翻塞。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首作歸。問

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稀間茶讀居可一作

音突過。查云。上林賦。垂條掉希。問。猪爪。一作。還汚席。

仇云。樹柵織籠。奴僕之。責課督之者。則宗文也。避熱時

稀間言柵中稀疎。有問突過。汚席。明織籠之。不

雞可突出。而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

此均勅敵。肥又免狐狸之患。浩按。我竟四句。仇謂宗文答

詞思。木然。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

析。仇云。損益查籠柵之。不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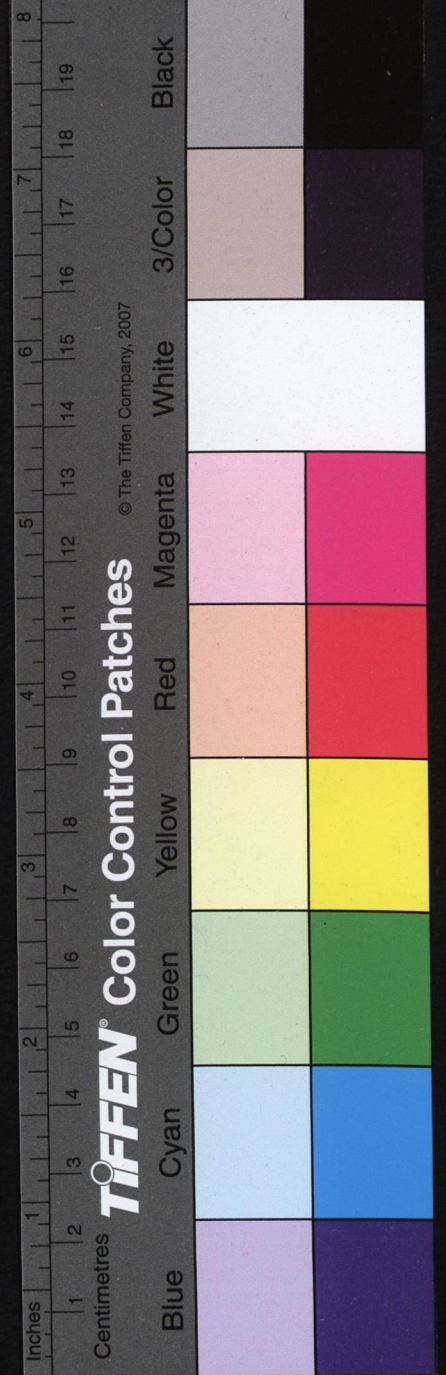
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詩。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說文。鳳

為鳳總眾鳥者也。詩。我心匪石。不倚賴。窮歲晏。撥煩去

一作。水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莊子。渙若未將釋

土寺集說 卷之十三 三





水滸集詩 卷之十三

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頭皆有  
名字欲取呼名則種別而至朱鶴齡云換煩去水擇郎  
上亂離減憂感意也拘留應樹籠柵阡陌應牆東隙地  
言視雞翁任其飛走吾則未能故拘留而益之阡陌之  
也開

按此詩語意難通解者互異亦俱牽強蓋舊本顛錯  
已不可復正矣

白鹽山永經注廣谿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北岸

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方輿勝

覽白鹽山在州城東十七里邵云奉節城東崖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謝莊月賦爾獨

近高天白勝千家色宋鶴齡云白勝以白為勝今懸額

特言其有似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  
○亦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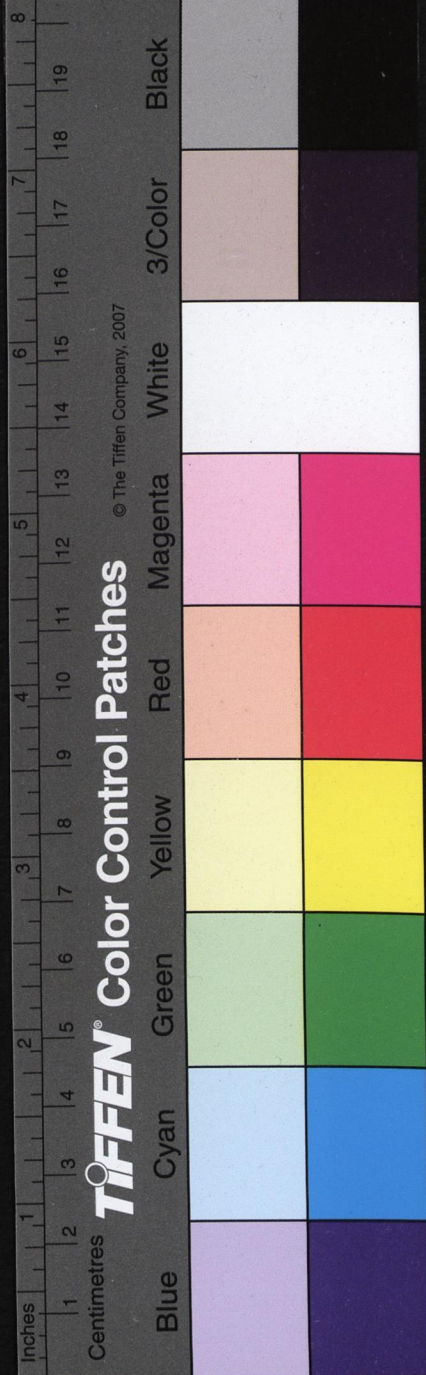
王嗣夷曰山高者基必大此山卓立羣峯之表乃蟠  
根於積水之邊望若懸空是不任地而近天矣豈非  
夔府一奇觀哉且繞山而上千家成邑積水之中萬  
信船來又蜀中一都會也向者春望此山雖有斷壁  
紅樓之句今秋親歷其地苦心刻劃而始得此山真  
面目但恐詞人取句未必能傳耳

灩澦堆寰宇記灩澦堆在夔州之西蜀江中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沈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

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祭灩澦山林川谷邱陵能出干戈





木言集註

卷之十三

連解纜行止憶垂堂其險惡相如傳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杜陵之

仇兆鰲曰上六咏堆下二敘懷舟人過此必有沈牛以祭者蓋見堆溺如馬而有戒心耳此皆天意所在欲使行舟者知所傾覆故造物神功特留此石以接於混茫水中也連解纜自成都雲安而下至夔州公詩云起櫓必推牛可證沉牛者為行舟而設子虛賦沉牛塵麤注沉牛水牛也此借用其字但義亦相通水牛所以稱沉牛者以其喜入水也邵長蘅曰按公居夔時汾陽新減僕固懷恩故有天意云云時大歷元年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承出險炎之景水多愁太陰公詩黑入太陰

雷雨垂亦言氣象愁慘承出險炎之景耳舊指水神自愁非是

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接上意作

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

年少休翻鹽井擲一作橫黃金一作摸

王士正曰直有萬夫之稟頓挫悲壯兩有之

仇兆鰲曰此見灩澦水勢而戒人冒險也灩澦根沒以水多故也江天風雨即太陰愁慘之象鳥去龍吟則人不可往矣回首見險知止也淚襟阻水難下也少年無賴逐利輕生故戒其翻鹽以擲金謂乃翻飛之翻意舟行疾也擲換也又賭錢也苦作橫讀去聲謂非理橫取也

邵長蘅曰劫體老氣按橫黃金謂不以其道而得之者即俗所云橫財是也王嗣爽以白晝攤錢擲黃金為峽中惡少年賭錢之事良然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

魯作城頭雲若屯

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

峽雷靈鬪翠

一作木蒼

一作長

藤日月昏戎

一作去

馬不如

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十

一作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

誅求

無慟哭秋原何處村

王嗣爽曰前敘雨景便與下亂象戎馬指作亂者不如歸馬逸笑其勞而無益

仇兆鰲曰江流助以雨勢故聲若雷霆之鬪樹本蔽以陰雲故昏霾日月之光此陰慘之象戎馬之後百姓僅存戶口銷於兵賦故寡婦遍哭於秋村此為崔旰之亂而發歎

查慎行曰因驟雨起興前極險峻後極沉着令人感慨

卽長蘅曰奇警之作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

益州記涪州黃葛峽有相思崖今名

黃草峽山草多黃故名胡三省曰黃草峽在涪州之西

荆州圖經魚復縣西北赤甲山東連白帝城西臨大江

夔州府志在今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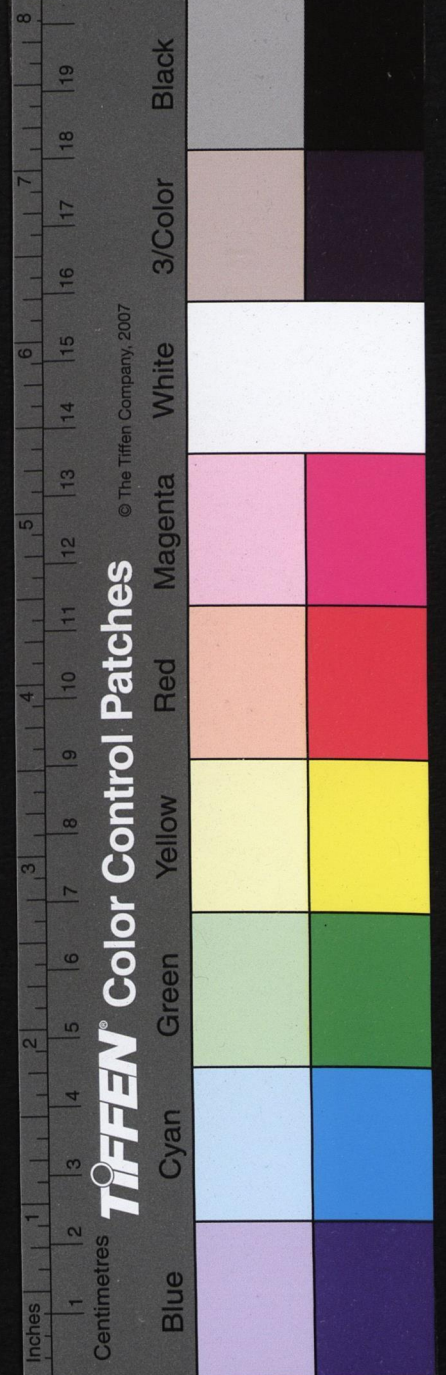
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

松州已被圍

仇兆鰲曰船不歸水阻也行人稀陸梗也無消息未聞朝命區處也有是非郭崔互有曲直也錦江別淚憶舊交之遭亂者松州被圍則全蜀安危所係故所憂不獨在劍閣也







木言身言 卷之十三

邵長蘅曰氣格蒼老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華陽國志蜀郡分巴以墊江以上為

巴郡巴郡居巴西巴東之中曰中巴永經白帝高為三

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唐書漢中郡西縣西南有百牢關寰宇記隋開皇中置以入蜀

路險號曰百牢仇云白帝瞿唐分承山水見其為蜀中險要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

霸王蔡讀去聲一作主并吞在物情仇云上二辨古蹟下二論往事竊據者逆天得民者

致王見在德不在險也

羣雄競起聞舊作問十刊前朝音王者無外見今朝羊

傳王者無外比毗至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蕭韶朱得責彭

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仇云割據則統起并吞則無外此見古今異勢漁陽北叛而舜樂南來言蜀

中無恙也羣雄指前代據蜀者不指安史赤甲白鹽俱刺七跡天閣閣繚繞橫山巔南都賦森尊

陷京舜日指明皇人蜀時不指代宗復國楓林橘樹丹青合盧云見夔州既庶且富也仇云錦繡

謂樓閣相映吳論此下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晉作江春冬花水經

七章散咏夔州景物帝山城東望瀼溪即以為墮人蜀記夔人謂山間背飛

之流通江者曰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背飛



鶴子遺瓊藥相趁鳧雛入蔣牙

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藥海賦鳧雛離從鶴

子淋參蜀都賦攢蔣叢蒲注蔣菰名也仇云一萬家人烟盛春冬花地氣暖遺蔬入蔣形容花草之多壤水直

流故地界東西江水橫流故地分南北壤與江有大小之別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因學紀聞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

距白帝城五里東屯之田可百頃稻米為蜀第一晴浴一統志青苗陂在瞿唐東畜水溉田民得其利

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

仇云屯可種稻溉以流泉民受其利矣多鷗常

雨言澗水之不竭也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

展兩年三老長切

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江鄰幾雜志作白馬灘前高浪中梁冀傳能意錢之戲注何承

天纂文曰詭憶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會季猗艇齋詩語攤錢即攤賭也仇云商賈販貨而競趨舟人

忘險而爭利市船幅輳真西南一大都會也黃云意錢即今之猜枚射覆之類告攤錢則以錢攤撥於地今謂

之跌博與意錢不同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會經寶屏見

楚宮猶對碧峯疑

仇云咸陽所見者畫圖夔州所對者真境但楚宮難竟終成疑似即真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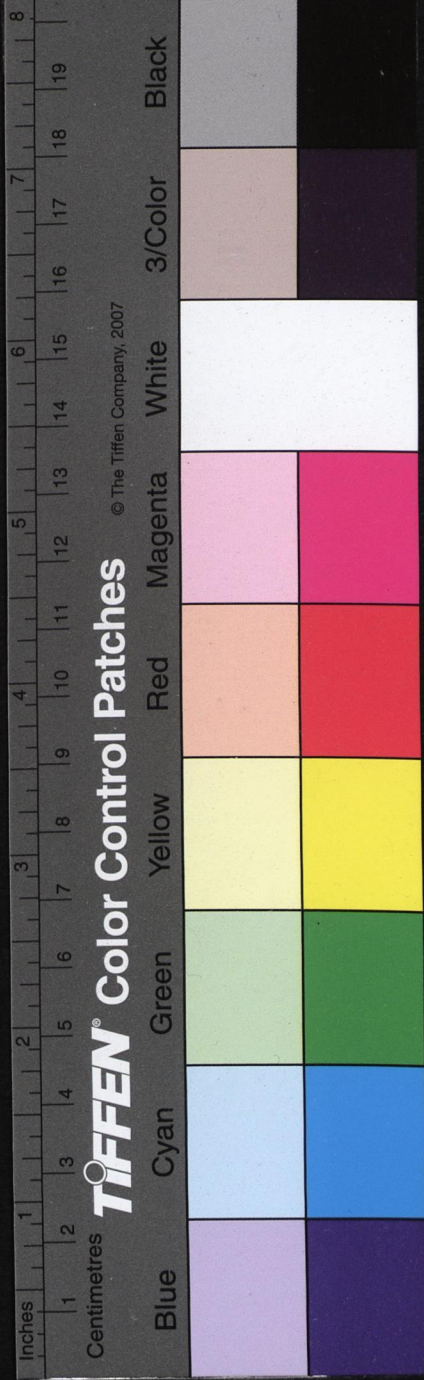
亦同幻相矣公詩舟人指點到今疑即同此意張賣張圖以賣於市也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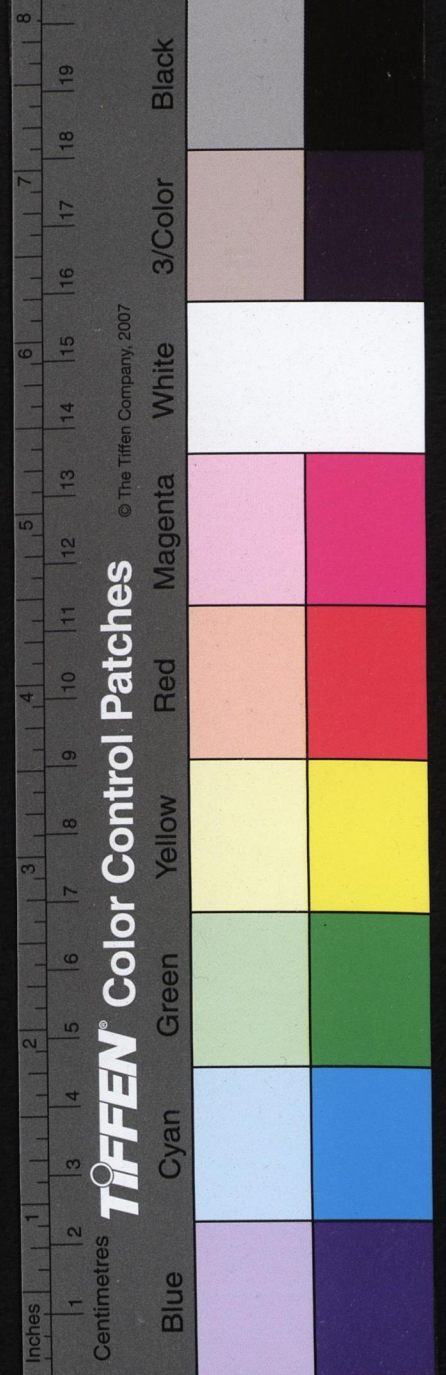
雲日如火炎天涼

仇云武侯忠義千古難忘見非英雄割據及楚宮高唐可比松柏陰森

散愁而納涼亦對樹懷人之意







閩風元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隅按此詩壓字當如壓倒元白之壓言夔州峽江實境可壓仙人幻境也語

本易明人自晦之以堂易唐附會曲解全詩俱難通義矣汰之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顧云陵墓對南山見其近在內地而

吐蕃入關發塚其禍列矣不忍斥言故借漢為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

宮闕焚陵寢即其事也此於祿山昨日王魚蒙葬地早

無涉張遠云帝王日陵公卿日墓昨日王魚蒙葬地早

時金盃出人南史沈炯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

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張遠云玉魚應陵金盃應墓

昨日早時言其變亂也胡應麟云早時金盃出人

開說者謂用茂陵玉盃遂出八間語以上有玉魚字遂

易作金盃或謂盧充幽婚自金盃事杜不應窺易原

文然單主盧充又落汗漫一說迄今分擊不知杜益以

傳雜取經子鎔液成文正此見音愁汗馬西戎逼曾閃

老爐錘妙處而注家並失之

朱旗北斗殷宋鶴齡云愁汗馬指吐蕃入寇閃朱旗謂

是覆地對出字為工汗多少材官守涇渭漢書申屠嘉

馬赤血對朱旗自稱

將軍且莫破愁顏仇兆鰲曰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此西京事